

四書白味根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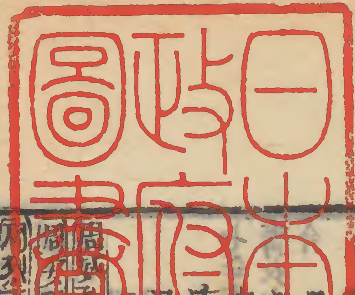
孟子 卷三

內閣文庫		
函架	冊	號類
四	六	一八五三
一	五	漢書

漢書門			
冊架	函號	類	
一六	一八	三五	
一	五	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53
冊數	16 (10)
函號	277 39





四書味根錄 孟子卷

孟子考略

木任氏約旨以竹書為經參之雜說有關於孟子者乃錄

孟氏譜云孟子魯孟孫氏後父曰激公宜母仇擘氏定王三十七年
 已酉四月二日孟子生按竹書則定王止二十八年一誤也定王有
 七十無已酉二誤也若以已亥則孟子壽當一百五十四九必無
 之誤○又孔叢子載孟子請見於心季蔡氏清曰此殆後人所為欲
 湊成思孟一段授受耳○詩絲衣傳高子曰星之尸也疏云高子
 子夏門人後又學於孟子常者詩傳其年長於孟子故孟子曰夏或
 去卿孟子者乃著詩傳者之子也
 按孟氏譜孟子卒於魏王之二十六年壽八十四由後逆漢之則當
 在此年距孔子生一百八十年距孔子卒一百八十年與孟子由孔子
 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合

四書味根錄

孟子考略

孟子考



周顯王三年魏侯公子...

魏侯與鄭其侯會於它陽

按此梁惠王好戰之始

四年丙辰夏四月甲寅魏徙大梁改國號曰梁...

梁發逢忌之戰以賜民之也...

師及秦戰於石門秦大破之...

伐邯鄲取列人又伐邯鄲取肥...

國策甘茂言梁君伐楚勝齊...

甲二十六萬恃其強而攻邯鄲...

七年秦敗梁師於少梁廣公孫...

青衣水入於梁富國也...

按秦末管不招賢然欲復井田...

十三年乙丑齊威王三晉伐齊...

齊田忌救邯鄲伐梁戰於桂陽...

及邯鄲成侯盟於漳水上...

與泰安邑以和 十八年庚午...

人處之屯陷 梁及邯鄲肅侯...

至博陵 衛伐齊取薛陵邯鄲...

鄆及衛 敗梁師於濁澤 梁與...

甲戊梁孫向侵楚八三戶郭...

及鄭師伐楚取上蔡 係何取...

按梁既不得志於齊連年伐楚...

二十六年戊寅梁龐涓攻邯鄲...

之馬陵殺龐涓虜太子申覆其...

按此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

二十七年九月秦衛鞅代梁誘...

其將魏錯 三十年壬午秦神...

齊侯會於甄 齊侯梁侯會諸...

六年為一年 按戰國秦最盛...

不能自王而先以王號解齊...

之二十二諸侯以朝天子又胡...

三十六年戊子邯鄲復國號趙...

以蘇秦為約從長合六國以擯...

秦

孟子考

孟子考

孟子考

孟子考

魏文公卒子立是為易子齊化燕取十城既而歸之

按蔡氏清以此為宣王事而以沈同二章為潛王事謂宣王已薨故齊人伐燕稱宣王潛王未亡故沈同二章止稱王非也若宣王止取

十城孟子安得有餘宗廟遷重器及勸王置君而去等語

三十七年蘇秦奔燕趙王以蘇秦從納解梁以陰晉之地請和於秦按梁

魏文公卒三十八年庚寅秦攻梁使龍賈之戰於雕陰梁師敗績

秦遂拔曲沃梁獻河西地於秦三十九年辛卯魏伐楚取陘山

楚使景綰於秦言將與秦遇梁王及秦君會於懸壺邑於秦秦

也梁秦相未也又梁秦取梁汾陰皮氏四十年壬辰秦降梁蒲陽

楚仇而支秦盜魯矣秦取梁汾陰皮氏四十年壬辰秦降梁蒲陽

按此所謂梁地於秦七百里也

四十二年乙未秦張儀取梁陝出其兵四十五年丁酉楚昭陽敗梁於

襄陵取入城楚伐齊秦張儀會齊是大臣盟於鄒秦

按此所謂南辱於楚者也丁未辛齊楚意在遠交而近攻矣

四十六年戊戌齊封其弟嬰於薛十月齊城薛

此所謂齊人將築薛者也據此而推則孟子少弟鄒有鄒與魯助事

自鄒如宋有滕文公過宋見孟子事自宋歸鄒有文公使然友問喪

語文公禮聘孟子有論井地及闢許行語

梁以張儀為相義梁卒之魏相之也自魏相張儀歸於秦梁以公孫衍為相

八年庚子雪成壬卒子辟疆立是為宣王梁招天下賢者孟子至梁

王稱孟子曰梁

按史稱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誤也若孟子於惠王三十五年至

梁三年則去是時梁未嘗南辱於楚即其地於秦亦未至七百里之

多也若孟子至齊王乃去則孟子在梁歷十八年不應與惠王問答

止五章目道不行而掩簡若此之久也且如且說則齊人梁齊助孟

子在梁而條自與文公問答語意史不知惠王自後十七年而也屬

之襄王之前二年故誤也

周慎簡王元年辛丑齊宣王元年秦悼里疾攻梁梁公孫衍禦之戰於

門梁師敗走秦取梁曲沃平周梁請張儀於秦後以為相二年壬寅

梁惠王卒子威立是為襄王孟子去梁反於鄒宋昭稱王

按季莊將交在此時

齊置稷下館廣招賢者孟子至齊見王於崇臺至於平陸齊飢王發棠

邑以賑民王命孟子為質師館於雪宮孟子毋卒歸葬於魯反止於

齊

按孟子見王於崇臺即之平陸者孔惟心與孟子有舊也王使人囑

孟子及儲子幣交皆在此時出用於勝必是文公卒與孟子有舊故

三

孟子考

孟子考

孟子考

孟子考

孟子考

孟子考

孟子考

孟子考

孟子考

往用之未幾即遣田也嘗葬於魯不居郭終喪而反於齊若既葬乃
致其事於君禮也其止於廬者哀服不人公門使人改命也蓋其
地以終喪者禮齊衰之喪對而不言王使人留之因致能焉王有問
猶得於廟對之也

三年癸卯梁請成於秦張儀復自梁歸相秦
按公孫所以魏叛秦張儀以魏事秦故景春以為一怒而諸侯懼安
居而天下熄

周隱王元年丁未晉平公
亦不克齊使匡章伐燕攻子噲幽子之
燕子之殺太子平不克太子平攻子之

二年戊申梁復國號曰魏
楚悉其兵秦戰於藍田魏人與秦戰於
藍田

按年經所云秦楚兵行在此時
趙召燕公子躒於鄴立為燕王使樂池存師及齊師奪之燕齊無拒之
卒納

按此所謂詐以樂池為秦
秦會魏王於臨晉復使張儀作魏
三年己酉燕人立太子平為王
有士備孟子語

張儀自魏說六國連衡事秦秦王會魏王於蒲坂關儀復歸曰秦
走魏五月死公孫孫自魏人秦秦以所為相
孟子去齊居休
按此時齊王知惠於子之猶有悔心之萌張儀復與之故遂去有致
魯臣下章及春淳于髡名定未加語也而子不受兼金亦在此時沐
地屬頓川當在宋境或謂其將行王致致往觀之見其行暴遂去之
由辭反晉也有答薛章陳璆語

十二年戊午魯平公卒子賈立是為文公
按魯使樂正為政及平公將見孟子皆在四年以後此年以前
魯使慎子為將軍亦在此時○孟子至此知道必不行作語了七篇
其外篇四則門人別記也

十九年乙丑齊宣王卒子地立是為湣王
二十年丙寅魏襄王卒子遼
立是為昭王
二十六年壬申正月十五孟子卒

孟氏諱樵孟子卒於楹士之二十六年壽八十四今按梁襄王之說
猶見於孟子則孟子卒於是時信也由是推則生於烈王之四年
壽適八十四為台史記孟子傳疏畧殊其謂先游齊後事梁尤謬也
鑑先梁後齊是矣然謂乙酉至魏王寅去魏在梁凡十八年亦就也



孟子總論

孟子曰性善二字認得道其自處曰應學孔子四字垂之其教曰仁
庸所謂也善也存心養性以事天舜所謂一孔所謂物大學所謂誠正中庸所謂致中
子思曰天命中所謂性善見得此性之善便是知天聖王得此性之善便是事天不為賢知之
過故臨與不恭皆所不由不為愚不肖之不及故一體曰體皆曰言是聖學不至知性不至
盡性即見性即生途則其明和之至善即非允執其中故論性則謂性善而論性則謂性
文知言善養學之宗也井用學後節之隆也所謂盡性以盡人性之道也而性不可見其為
入提斯學性在則隱盡性兩端在見入井不怨牛克此心也四海保矣行道而受仁人
弗道之謂則既為德則充是心也而開塞矣而天下之生久矣聖然以逐則聖無窮則亦
無有不爾歟然以愚後望無際一片血誠真使天下萬世不心人一言淚下

四書章句 卷一

梁惠章句 凡七章

孟子曰孟子一書係孟子自作其後文皆有深意與論語雖出不同人所記不同此第一
章也其意以明已行迫之意而歸其不行之故于天也孟子生于梁游于齊魯而後游梁
次游齊而後游梁宋過薛而歸於魯五十以前學未大成也鄒魯齊魯而行仁政故留齊而
鄒魯公卒乃應薛聘情平君賢而國貧小無能為也梁國大矣惠王雖用不利而知惠心則
亦不致感可則有為於下而己矣若齊則國之安富過於梁宜王天資性後較于惠王其
勝乃以自強之故雖國過見孟子不得早見而去此孟子最為痛心者也故先敘梁齊之
詳齊事而後述梁事以見其見君賢而國小而國大可自為其君友也如後
若齊則國不及齊梁若不如鄒魯從以樂正為相其好善為自學耳而感會之淵又至焉故
以天也一應終之四節而詳其時不詳在齊也

梁惠章句

此孟子本願學以正時故據富強之百而道於王也固問利提出仁義以破之申
即利之適以不利仁義示善不利就惠王所見而曲為引掖不發節又聖言以對之
○深微義利二字是治道與治大國最大學之書以此而終七篇之論以此而始戰國
時權在七國道在孟子道得權而行權以道而治戰國時之言富強少利置仁義不問故孟
子之見諸侯於是始孟子之不泥亦於是始

○孟子梁惠篇 梁惠王曰 梁惠王曰 孟子曰 梁惠王曰 孟子曰 梁惠王曰 孟子曰

之為子乃自謂 史記馬王三十五年 梁惠王曰 孟子曰 梁惠王曰 孟子曰

○孟子以道自重 孟子曰 梁惠王曰 孟子曰 梁惠王曰 孟子曰 梁惠王曰

○開書第一 可見當時之守道而能濟世者 孟子曰 梁惠王曰 孟子曰

○王與不遠千里而來 梁惠王曰 孟子曰 梁惠王曰 孟子曰 梁惠王曰

○之類 利是功利之利 王問曰 自鄒至梁亦不過百里矣 梁惠王曰 孟子曰

○矣乎 而求便亦以一種口之辭 孟子曰 梁惠王曰 孟子曰 梁惠王曰

○知有大夫士庶故孟子以仁義禮智仁義禮智仁義禮智仁義禮智仁義禮智

○學對王何必利 梁惠王曰 孟子曰 梁惠王曰 孟子曰 梁惠王曰 孟子曰

○為用而仁義又各有體用 胡瑗曰 此二句乃直之大指 下文乃直之

○孟子又法多以士意立綱 孟子對曰 王有志於致治 梁惠王曰 孟子曰

○風俗何以使物各得其所 孟子曰 梁惠王曰 孟子曰 梁惠王曰 孟子曰

○可言者向必二字仁義乃人所固有 孟子曰 梁惠王曰 孟子曰 梁惠王曰

○兩節方直陳利害出來 孟子曰 梁惠王曰 孟子曰 梁惠王曰 孟子曰

○必曰利二句 孟子曰 梁惠王曰 孟子曰 梁惠王曰 孟子曰 梁惠王曰

○王自何以利吾國 孟子曰 梁惠王曰 孟子曰 梁惠王曰 孟子曰 梁惠王曰

○國哉其君必曰 孟子曰 梁惠王曰 孟子曰 梁惠王曰 孟子曰 梁惠王曰

○苟為義而利 孟子曰 梁惠王曰 孟子曰 梁惠王曰 孟子曰 梁惠王曰

○上取乎下 孟子曰 梁惠王曰 孟子曰 梁惠王曰 孟子曰 梁惠王曰

方千里出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
 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下殺上也廢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取其一分亦曰委
 臣言謂此解亦止以君一卿大駟言足也 若又以善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結君而結
 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夫利又自有其善乎彼人君者臣民之表率上有好下必有其
 之利皆皆在所為焉吾見利風一偏人皆效尤將大夫有家人士庶人自亦將曰何以利吾
 利如此則在下離心離德在上下不安不尊而國危矣吾見萬乘之國則必千乘之家起而結
 其君以彼所利也萬乘之國則必百乘之家起而結其君以彼所利在下也夫先王之
 制是天子萬乘之卿已有其千馬諸侯千乘大夫已有其百馬臣之於君每十分取其
 不為不多矣直其廢棄矣而乃不盡其善乎乘千乘而不廢者為其以越分之利歸先而
 以循分之善為後也 此正言計利之害以首句為綱利風一偏不妄接學不止可
 利適以釀害初亦何利之有 見利之端曰下欲之害之意亦自王受之也 大夫曰士庶
 曰但願王曰何求見於先自是意三日字皆是心口計較之詞三句以字見各人深謀遠計
 所在 上下交征句總承王曰是上征乎下大夫曰以下是下征乎上 自王曰至而竭危

矣既曰求利則利之國危何可承上之是起下而四句正國危之定兩必字畢竟上入
 受禍 故曰子取百取字作得字看此三句以承上取以起下二句 故曰則上三
 句利有為取至子承言千乘至百乘谷安其分所應得即是我也義在安分上則利正相
 反故不盡言仁而單說義 先利後義即在後義上誰以義為後而先者利而已一而
 字是連申說此句以專字在下之人討其原故上好利來 不盡不廢即欲利之類所謂國
 危者此也 此而先病陸言利之病而下節以仁義之自利德轉便收入知其所重分仁義
 而不知去其尤在德利

君子之於義也小人則不然也

君子之於義也小人則不然也 此言君子當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
 已之意也 且德詳末有不和是故依一步說君子當利則欲止其然而又
 也言仁者必重其義者必重其君 指下人之 故人君斯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
 之自親歟於也 已言指 然則此言言利之所致耳若仁義則未有此天八君誠德行乎
 不足為仁而況其類蓋不遺求足盡仁而一遺早已為不仁故利而遠其類者有矣夫有
 仁而遺其類若也人若以躬行仁義使大夫士庶皆化而為義將見義至於彼彼有一言不
 至已不足為義而況於其君若後不後求足盡義而一後早已為不義故利而後其君有矣

無如寡人之用心者乃謂國之民彼然而不加少寡人之民猶是而不知多何也蓋有以故
為效人力固無如之何即如孟心志合則地與之而內四句正且蓋心虛而直乘王如此其
抑民愚而不知慮國也 戰國諸國心止是也委頓中無類光身耳矣 子思得而
字極者豈矣字極者謂一領耳字自類孟子亦謂子小 移民後與是家手致他如此但
其所教者固是民間之聚體下而不加後可見 一亦字率河內水說見得父老之亦字亦
如河內子弟之京也亦如河內而寡人下合亦於河內邊而行之 喻國何也二字便有疑
仁義及倍樂之未必可為意樂主是民之不知慮不單其客談之凶下孟子亦談二字不
如謂利他語虛妄漢以何世作非族解效書力

爭對曰好戰請以戰喻操之兵刃數番而後或可也或可也
後以平茲曰前何自可直平其亦走也自王知如此則無幾矣矣

鄰國也 好義也 填塞也 滿也 言其有 兵以鼓進以益退直猶也言此以歸鄰

國不師其民 患王能行小惠 豈能行王道以養其民 否可以此而後也 至早當能行 小惠亦止對

不此王言是則孟子連小 則噫天若大杜則 萬里字亦不許他看未節便見 移民自移民移民之所不能廢也 小非國移民通財然

不能死王之道而彼是為志焉則未矣 士子對曰無心於民則王所好不在是 也請而所助迎之則好戰而以戰可乎

當賊之始填然賊之兩軍也並兵又既接 勝敗以分其數首之走軍而使輕曳兵則敵或有
走至百步而後止者或有走至五十步而後止者以五十步者起而笑百步者為甚明則
王以為何如王曰不可五十步者但未至於百步耳其亦不足以當敵功不足以取勝百步
固走五十步亦走也孟子曰人特也不明理耳王每知五十步者天百步之非則無望民之加
多於鄰國也蓋王亦兼用 許字作活字解之字指戰上謂其氣士也 兵是五兵之
與兵中五十步走也 也 是者乃是兵之有必者 與而用車馬則其兵五十步之走論王能行小
惠 棄甲曳兵不能行王道之喻自步之走論國不師其民五十步之走論王能行小
惠 行小惠不可望民加多矣民加多惟在行王道耳故下節遂以王道佐之

不違時勢可勝食也 穀不入浴池魚離可勝食也 存以時山林材木不可勝用
也 穀與魚能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使義美無憾也 蓋美無憾善道之始也

勝百升數百倍 戰國諸國春秋之時凡有與作不違時勢者乃多也 以請其則 四時百何何時以養之 不可勝食言多也穀也也穀也浴池下之地人所聚也去者謂也 若有與作須臾

聖賢錄 卷之三 七

田一畝半在區

此種民舊註朱子取之。祭信南山時。中里有應。不過如人之小者。合以便。字望。見非所謂。二畝半也。且謂於公田百畝中取其二十畝。才與八家。則公田止八十畝。何不作。而由區。無公田。此字又何處。安於即。則。中自有。不。妨。冬時。蓋。賦。色。地。賦。不。能。容。又。知。外。無。一。湖。即。一。山。財。之。也。

五畝於楹下植桑以供饗

五畝之宅。大約是。今。則。桑。中。植。一。始。其。非。自。不。煖。未。年。十。合。則。有。有。地。地。可。以。地。桑。也。

者不復衣也

夏。自。桑。麻。出。而。衣。之。也。童。養。也。時。謂。年。之。時。如。孟。春。養。時。用。其。之。類。也。夏。月。分。無。時。謂。夏。之。時。自。上。至。多。一。是。因。其。時。而。養。之。使。自。小。至。大。少。用。之。人。不。足。節。不。得。免。其。自。給。不。若。老。百。之。節。耳。區。之。田。亦。一。人。所。受。至。此。則。解。其。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每。以。日。占。以。口。步。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古。自。然。也。今。度。居。學。名。也。申。車。也。丁。宜。及。覆。意。不。是。一。耕。法。事。父。母。為。孝。善。事。長。為。弟。親。與。同。老。人。頭。牛。白。尾。者。也。負。任。在。其。賦。任。任。首。天。長。衣。食。不。足。則。不。收。酒。禮。義。即。賤。無。教。則。之。近。於。魯。魯。既。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有。憾。於。道。

時謂夏之使自

上。非。以。不。飽。未。七。十。者。不。得。其。出。其。自。給。不。若。老。百。之。節。耳。區。之。田。亦。一。人。所。受。至。此。則。解。其。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每。以。日。占。以。口。步。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古。自。然。也。今。度。居。學。名。也。申。車。也。丁。宜。及。覆。意。不。是。一。耕。法。事。父。母。為。孝。善。事。長。為。弟。親。與。同。老。人。頭。牛。白。尾。者。也。負。任。在。其。賦。任。任。首。天。長。衣。食。不。足。則。不。收。酒。禮。義。即。賤。無。教。則。之。近。於。魯。魯。既。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有。憾。於。道。

古自然也今

度。居。學。名。也。申。車。也。丁。宜。及。覆。意。不。是。一。耕。法。事。父。母。為。孝。善。事。長。為。弟。親。與。同。老。人。頭。牛。白。尾。者。也。負。任。在。其。賦。任。任。首。天。長。衣。食。不。足。則。不。收。酒。禮。義。即。賤。無。教。則。之。近。於。魯。魯。既。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有。憾。於。道。

度居學名也申車也

丁。宜。及。覆。意。不。是。一。耕。法。事。父。母。為。孝。善。事。長。為。弟。親。與。同。老。人。頭。牛。白。尾。者。也。負。任。在。其。賦。任。任。首。天。長。衣。食。不。足。則。不。收。酒。禮。義。即。賤。無。教。則。之。近。於。魯。魯。既。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有。憾。於。道。

丁宜及覆意

不。是。一。耕。法。事。父。母。為。孝。善。事。長。為。弟。親。與。同。老。人。頭。牛。白。尾。者。也。負。任。在。其。賦。任。任。首。天。長。衣。食。不。足。則。不。收。酒。禮。義。即。賤。無。教。則。之。近。於。魯。魯。既。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有。憾。於。道。

不是一耕法

事。父。母。為。孝。善。事。長。為。弟。親。與。同。老。人。頭。牛。白。尾。者。也。負。任。在。其。賦。任。任。首。天。長。衣。食。不。足。則。不。收。酒。禮。義。即。賤。無。教。則。之。近。於。魯。魯。既。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有。憾。於。道。

事父母為孝善

事。長。為。弟。親。與。同。老。人。頭。牛。白。尾。者。也。負。任。在。其。賦。任。任。首。天。長。衣。食。不。足。則。不。收。酒。禮。義。即。賤。無。教。則。之。近。於。魯。魯。既。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有。憾。於。道。

與同老人頭牛

白。尾。者。也。負。任。在。其。賦。任。任。首。天。長。衣。食。不。足。則。不。收。酒。禮。義。即。賤。無。教。則。之。近。於。魯。魯。既。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有。憾。於。道。

白尾者也負任

在。其。賦。任。任。首。天。長。衣。食。不。足。則。不。收。酒。禮。義。即。賤。無。教。則。之。近。於。魯。魯。既。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有。憾。於。道。

在其賦任任首

天。長。衣。食。不。足。則。不。收。酒。禮。義。即。賤。無。教。則。之。近。於。魯。魯。既。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有。憾。於。道。

天長衣食不足

則。不。收。酒。禮。義。即。賤。無。教。則。之。近。於。魯。魯。既。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有。憾。於。道。

則不收酒禮義

即。賤。無。教。則。之。近。於。魯。魯。既。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有。憾。於。道。

即賤無教則之

近。於。魯。魯。既。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有。憾。於。道。

近於魯魯既而

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有。憾。於。道。

教以孝悌則人

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有。憾。於。道。

知愛親敬長而

代。其。勞。不。使。有。憾。於。道。

代其勞不使有

憾。於。道。

憾於道

。

。

。

。

。

。

。

。

。

。

。

。

。

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君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吐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乃至平日不惟不行王政而並多虐政也蓋王聖賢亦何心哉顧天命之改國未改耳

平曰好言治亂得得以食人之食而取之民者不知檢制或民力不堪一旦年凶不獲餼粟文不知發倉粟以賑貸之是平日既已致民之死臨時又無以救民之死則人之死明助我也而王則說之曰才也是何異於殺刀判人而殺之雖曰非此殺之也兵也夫殺人首兵而持兵者誰也德得讓之曰刀民即土誠無當其於於而不檢皆檢不檢首發於天下

士道上以說讓則節自打吸伐等其也下盡心育民之民皆至早往加多於捕聞已哉

合衆王無難問處 兩不知直指他無無如魚的心如何善盡張珍處不知檢賊有以致民之死不知發又無以救民之死這非分明任了了臣

國臣檢食是皆皆皆亦任不違是時以前先紆目則之急然後可抵王道遂即做去無非歲內使念罪已意概下後斯天下之民幸當補計自反而整齊謂自反當是外年虐政發倉廩以救目前之急而政謂不行王道之必事而繼及王道之終事二句通意雖能作此說上何也二字相應

勸學錄上二節言王道之始王道之成行之正未易易此節先為聚衆備荒之政使狗鼠之食無復昔不檢由是聚衆之策使倉廩之足無虛言之不檢不必區區移民移粟而民自貳貳自貳發此是目則急務由是而行王道不計盡心而心已無不中矣

願安其心 此見人君當除虐政以恤民也黃真公通言在形王初以挺刃相形使和虐政之悍其士丘繼以獄相食相形使知虐政之至甚其于獸未以作備無後相形使知

虐政之極不止于無後無非挑動其不忍之心耳而此語提醒尤在為民父母四字

梁惠曰莫願安其政 此言言願意以受教也

梁惠上流將曰行小善不若行五

於我者至矣然而國政多也

梁引謂之受者見其出于中心之誠而無所勉強也

梁引謂之受者見其出于中心之誠而無所勉強也

學對秋人以挺刃有以異乎 孟子曰無以異也

極徒

極徒

極徒

以刃與殺有以異乎 孟子曰無以異也

孟子曰無以異也

孟子曰無以異也

曰豈有肥肉糜有肥馬有飢色者 此言豈有肥馬有飢色者

孟子曰豈有肥馬有飢色者

孟子曰豈有肥馬有飢色者

飢以死則無以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孟子曰豈有肥馬有飢色者

孟子曰豈有肥馬有飢色者

民有飢色野有餓殍之人乃如此是何異於率禽獸也此本主尊物養人食室有餓殍之
獸而食人肉哉是即殺人之政無異於殺刃者也 意而究言之 宜有四句下平因有
上二句致有下二句只將四句通讀不言厚飲而厚飲自在其中肥肉肥馬非厚飲何以養
之 豈深貶獸原未欲食人王孫之而獸食人也豈不為食人王孫之而獸乃不得
食人則人亦豈為獸食王孫之食而人乃為之食也人亦不肯為獸食王孫之食而人乃
不取不為獸食也

獸食其入惡為民母行政不免於獸食人惡狂為民父母也 惡之之惡去聲
惡狂之惡平聲

君君之父母也惡狂猶言何在也 夫獸相食猶且人惡其德况為民父母則當有不
不食於其獸食人以子民之責而反為獸食二句亦上獸食人托起一層故出為民父母
為殘民之事惡在其為民之父母也 為民父母見所屬行政與實有所歸不
日君而曰父母見得一體相關不免惡在四字極大極冷 獸食其入見不止以政
殺入則王非民之父母而且為獸之父母矣

仲弓始信其無靈為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斯欝而死也 仲從從未信
人也身獲獲靈為象人為從從謂之稱靈似人形而已中言多之以偏與有面目機

發而大似人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身必無後也 孟子言其作俑者用象人以葬孔子

猶張而更使民歿而死乎 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前一已之欲
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者之去父母

之於子為之欲也 古者謂之曰仲弓始信其無靈為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斯欝而死也
而忘於其間不視之不知人馬乎 之其是象人為天地之貴則象人而用之死地其
意涉於死也仲弓之惡為是故也雖然仲弓不過象人耳猶且不可知之何足使斯長歿而
死哉手願父母之有則不忍不若也 仲弓之惡其不仁也何足使斯長歿而
死哉上節極其詞以勸之此節極其詞以惕之 仲弓之象人而用之何足使斯長歿而
死哉必推及於殺人而後為不仁也唯象人而用之何足使斯長歿而死哉

水水類一步梁士更無所解則源亦知之何三字極極極極極 約言獸食獸猶用象人
食人况民父母非象人比乃卒獸食人非但食人竟食子矣又引作俑無後痛哭厚之問
仲應得何報若象人子多矣能無及乎且打他長子之痛使仲然骨酸然涕下

言國章言 此見得民自可致王也 世固強然不足論也 當聖仁者無敵句作綱領 饋介且而
子之言有絳川之而覆效者分曰訓祿策於積弱之勝有急用之而急受者其兵
休兵於新張之禍

梁惠言 國天下真體單所知也 為象之身獸歿齊子死焉 聖地於泰七

梁惠言 十二

百里而然楚莫恥願比死自酒之何則可長上聲莫去聲比切

斯與韓趙氏共吞韓曰三晉皆主猶曰謂晉國惠三十年齊楚破其地

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少梁地歸秦之與楚昭陽戰敗亡其七邑

見卷首此猶為世言飲為死者其取也梁惠子曰日我之侯與趙魏分晉南有潁水陳

者界梁惠子曰日我之侯與趙魏分晉南有潁水陳界其地固天下莫能武力二十餘年前晉頭二十萬軍擊之

而而文侯武侯代有攻伐策乎與趙一時名將此八人所共知謂與於楚之日日也

昔者誰而今口無歸則死者有餘策矣乃及身人之身而見敗於楚之子子懼而長子

死而履其於秦而七百里地遂割南見攻於楚而遂亡其入深以為恥况在後久則

辱在先人矣履為牛人之死者一雪其恥竊恐喪敗挫辱之餘難以復振不知知之何則可

也晉國二句原先世之感東取四句微今日之言至願戰于齊辱于楚猶曰比鄰之國

也世而葬地于秦則中原之地上已淪于及程之鄉地之喪邑之亡猶曰下地之故也而

長子之死則宗祧之儲君已斃卒銜之下死者即先人加之何有必長其之儲君以復

儲君又求之百城并文侯武侯之時言非謂從前晉國也陳介眉兩河內外日渡戰攻車

王新立本無此仁心也而汲汲焉斷斯交之餘民以國難趙魏趙魏即齊得為之

援齊諸國合則秦與楚一戰而馬陵敗矣再戰而西去夫三戰而秦陵破矣豈不好仁

而好賊之過也陳樞梁四戰之國也此言東南而不言北者蓋趙魏不與日故其數倍

在梁故諺言之引謂居天下之上游所以有齊服於秦之說而謂其言皆也雖以秦

穆公之強終不得志於中國以晉之蔽其前也三晉之分而秦人遂得乘隙而入其動力

分秦穆之如無有且然則三晉之分晉其天下一國也莫能立于此其類於古外會此章

孟子對曰地百里可以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能行仁政是

王如施仁政於民有刑罰薄賦深耕易養者以暇日備其孝悌信公事其兌出以

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言射擊及易養者有刑罰薄賦救此二者

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撻也下治則上言治也盡已之謂忠以是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

得盡方於農畝而有暇日以備禮義多備忠信皆禮義之是以尊親上而樂於致死也

梁惠王

啟曰者無敵請疑曰者無敵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

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取怨孟子之論在於救國。夫省刑薄斂則波惠民時者可

民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代之蓋孟子之本意。曰與之敵否也。若弟忠信則有敵

雖敵者克與之敵否也。故古語曰仁者無敵。兩仁亦敵兩暴亦敵以仁制暴則無敵無字

無敵王請勿疑仁之為言焉。可乎。曰。戰勝字更妙。戰勝勿疑是勿疑百里可王之言

除民疑事善事人所學之不聖不賢治之不帝不王但為戰耳

戰事不情殺人者能一之句。蓋戰事之不足有為孟子一見知之矣。以國當時

未有之戰。故特為天下人收正告之目。首提出諸人三字。通作自述。謂力七

首。不待行於多者。或得行於

出於國之不見所見。蓋然則曰。且惡乎定善。對曰。子

也。也不似人君不見所見。且無威儀。卒然遠之。貌辭辭氣。力德之符。其外

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然後定也

乃孟子既見而去志已決。但時問答有不容沒者。出告人曰。向見梁王。嘗謂其交授詞

而吾愈然。且卒然問曰。列國戰爭。向能。出諸之入。集解謂。想是。子同志。並行。非泛

定乎。若對曰。分別乎。令則息定於一也。曰。泛外人可知。嗜殺人。是戰國世主之通病。所

以必出而誦人。此句已將下文。定。望之。就大。概。看。不。似。是。無。以。立。人。君。之。統。就。之。統。細

審。有。不。畏。是。無。以。肅。萬。物。之。懼。卒。然。二。字。又。形。容。他。國。氣。不。當。入。意。陸。氏。云。志。定。也。其。言

動。以。解。不。定。者。其。言。極。以。疾。徐。辨。定。乎。定。謂。解。何。人。而。定。者。固。占。孰。能。一。之。句。即。謂。符

何。時。而。定。時。候。何。如。斯。必。得。謀。只。見。天。下。分。爭。故。就。大。勢。先。則。一。句。孟。子。亦。就。大。勢。對。曰。定

于。一。孰。能。定。以。兵。車。軍。卒。息。也。一。以。禮。言。故。歸。一。統。也。制。義。門。三。代。之。制。功。德。相。對。各

夷。時。之。大。難。而。其。統。以。一。等。之。制。大。小。相。建。守。王。之。分。士。而。其。稱。以。一

孰。能。之。王。問。也。王。曰。各。君。其。國。官。子。其。民。勢。上。文。定。字。但。就。入。勢。言。其。此。方。出。言。明

曰。字。書。出。亦。然。也。曰。力。最。助。能。統。此。天。下。而。等。君。能。一。之。也。合。下。兩。孰。能。俱。無

對。不。嗜。殺。者。能。之。嗜。殺。也。不。以。為。檢。制。轉。以。君。對。曰。天。以。生。物。為。心。則。為。天。之。子

不。嗜。殺。人。者。嗜。殺。包。得。廣。燄。刑。車。斂。皆。能。殺。人。不。俱。操。刀。人。豈。有。嗜。殺。人。之。理。皆。由。于

孰能與之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王曰地各有封守民各有疆域若君有罪去國者有封孰能與之此而歸之也
言此辨與指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曰地各有封守民各有疆域若君有罪去國者有封孰能與之此而歸之也

與矣其孰能與之王曰地各有封守民各有疆域若君有罪去國者有封孰能與之此而歸之也

民皆引領而望矣王曰地各有封守民各有疆域若君有罪去國者有封孰能與之此而歸之也

曰夏六月也王曰地各有封守民各有疆域若君有罪去國者有封孰能與之此而歸之也

領頸也王曰地各有封守民各有疆域若君有罪去國者有封孰能與之此而歸之也

原其意而詳究其意未有不以為冠者矣王曰地各有封守民各有疆域若君有罪去國者有封孰能與之此而歸之也

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科皆以不嗜殺人致之王曰地各有封守民各有疆域若君有罪去國者有封孰能與之此而歸之也

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或成合而後分王曰地各有封守民各有疆域若君有罪去國者有封孰能與之此而歸之也

遂以亡國王曰地各有封守民各有疆域若君有罪去國者有封孰能與之此而歸之也

虛而非水功其神視融融燦而不悅王曰地各有封守民各有疆域若君有罪去國者有封孰能與之此而歸之也

仰惟天耳天如油然作雲而沛然下雨而苗與者已沛然矣王曰地各有封守民各有疆域若君有罪去國者有封孰能與之此而歸之也

若與如是孰能與之是久旱則易為雨也苗不燥旱民無堪勞乎今天下之人物或有不嗜王曰地各有封守民各有疆域若君有罪去國者有封孰能與之此而歸之也

殺人或以為然殺人或戰必克而殺人未有不嗜於人者也斯民已有去彼之思知有不嗜王曰地各有封守民各有疆域若君有罪去國者有封孰能與之此而歸之也

殺人之者斯民愈有適彼之慕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未至而心先至矣心慕之則身歸王曰地各有封守民各有疆域若君有罪去國者有封孰能與之此而歸之也

之其勢如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而中止哉而謂山岳疆界得而限之子致刑峻法得而制王曰地各有封守民各有疆域若君有罪去國者有封孰能與之此而歸之也

之乎恭畏其民於就死無與來於請土耶求入於燔燔之中而焦灼之荷待視目之路寧有王曰地各有封守民各有疆域若君有罪去國者有封孰能與之此而歸之也

顧忌而請弗若耶故王曰地各有封守民各有疆域若君有罪去國者有封孰能與之此而歸之也

曰天下莫不與也王曰地各有封守民各有疆域若君有罪去國者有封孰能與之此而歸之也

有不吝不與之勢但此虛言說恐上莫之能與也王曰地各有封守民各有疆域若君有罪去國者有封孰能與之此而歸之也

喻民不歸雲雨喻恩澤之下述與喻民歸王曰地各有封守民各有疆域若君有罪去國者有封孰能與之此而歸之也

合正言王曰地各有封守民各有疆域若君有罪去國者有封孰能與之此而歸之也

謂天下嗷嗷服王之空也王曰地各有封守民各有疆域若君有罪去國者有封孰能與之此而歸之也

之民歸又在引領之後王曰地各有封守民各有疆域若君有罪去國者有封孰能與之此而歸之也

三代以前世自治亂無分合治亂以德移分合以力併然混二之所歸亦必就其中心能愛民王曰地各有封守民各有疆域若君有罪去國者有封孰能與之此而歸之也

者得焉則雖尚力之中未始不以德收特德非三代以上之德故治亦無三代之治耳王曰地各有封守民各有疆域若君有罪去國者有封孰能與之此而歸之也

管子王章全王曰地各有封守民各有疆域若君有罪去國者有封孰能與之此而歸之也

于主以下道之廣充抵于兵以下王曰地各有封守民各有疆域若君有罪去國者有封孰能與之此而歸之也

其受病之根蓋亦反其本以下告以施仁之定其王曰地各有封守民各有疆域若君有罪去國者有封孰能與之此而歸之也

十六

根原在不忍其工夫在善推則下制其機善則不逞其序○王桓渠上牛章百心下牛章

言成王道至精至大處置無干此

齊宣問曰齊桓之事何得聞乎曰齊宣姓田氏名薛

田氏至田和始篡齊而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宣父皆霸諸侯者

有之毀頌和之會孫 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宣父皆霸諸侯者

齊桓與管仲鮑叔牙所以經營國度於危險之前言又與管仲鮑叔牙

孤偃諸人所以經營國度於危險之前者其秘密管計可得聞否

周仲尼之教其徒所遺後世所傳而臣所傳者也有傳而後有聞

也○曰通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也○曰通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也○曰通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也○曰通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也○曰通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也○曰通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也○曰通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也○曰通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也○曰通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也○曰通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也○曰通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也○曰通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也○曰通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也○曰通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也○曰通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也○曰通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也○曰通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至矣曰保民而王莫能德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至矣曰保民而王莫能德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至矣曰保民而王莫能德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至矣曰保民而王莫能德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至矣曰保民而王莫能德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至矣曰保民而王莫能德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至矣曰保民而王莫能德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至矣曰保民而王莫能德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至矣曰保民而王莫能德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至矣曰保民而王莫能德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至矣曰保民而王莫能德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至矣曰保民而王莫能德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至矣曰保民而王莫能德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至矣曰保民而王莫能德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至矣曰保民而王莫能德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至矣曰保民而王莫能德也

鏡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鑿也杜公逸反同腰。因鐘之數而鑿之是鑿鑿意作活字看殺牲取血孟子述

所聞胡越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王曰保民即可致王君寡人首可以保民乎哉可以保民果何用知之也孟子曰保民有本不忍是也臣聞王之臣胡越曰吾王固非忍人也昔魯於牛而刑之矣曰君王坐堂上有羊牛而過堂下者夫牛之來幸矣王見之休憐而問曰牛將何往魯牛者對曰將殺之以其血嬰鐘王曰亟舍之悲哉其居隔角餘鐘而問曰吾不忍也斯牛也不啻無罪而願令就死地牛不能以言訴而已以形訴也吾忍乎哉幸牛者曰王謂牛無罪而欲死地安所得有罪之牛而殺之計雖百有餘鐘而已矣然則廢鐘鐘與不願生牛者既無有罪之牛而王已有一代獲之羊焉來於意中而不忍之心為之一解也王曰曩鐘何可廢並亦不必廢以羊易之則以詔去之不聖而已矣不謂不聖者其不忍也王曰曩鐘何可廢並亦不必廢以羊易之則以詔去之不聖而已矣不謂不聖者其不忍也王曰曩鐘何可廢並亦不必廢以羊易之則以詔去之不聖而已矣不謂不聖者其不忍也

君之自是心足以至百姓皆以王為愛也

勝然則大夫羊皆亦可用也愛亦不獨新鑄鐘也勝然則大夫羊皆亦可用也愛亦不獨新鑄鐘也然者有司行事而君不親按此牛非過堂下宜王亦不知也君之自是心足以至百姓皆以王為愛也君之自是心足以至百姓皆以王為愛也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上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廣充之也察識猶知擴充屬行察識是知此心不徒外見以保民而王云矣慈是心即王之體有其體者足以王是心裕王之用有其用者足以王是日可也但百姓愚見粗疏皆以王為吝情此中源由王言思之固知王之痛其死不忍也王可不忍是心足王非謂推此愛牛之心去愛百姓王有此愛物之心即可知王有自是其心乎仁民之心而可以保民也註中察識擴充無須透過章立辭此處不宜徑諸會意解是心字正對柳氏之考看王為無待而存之心在王為自是而能愛之心是心在先王為廣而能運之心在王為微而偏愛之心其心之起於是也可以觀王業之可自出其心之無不見於是也即可知王治之所自通德是心而在經河絡格之年則下車之佩則矣是心而在彼野亦滴之代則京衛之矣矣矣愛既不忍正用反愛者計其財不忍其情其死百姓以王為愛句亦甚吃緊正以發明而使其意臣回和有力辨則下

見者非惡至認定此心。在真聖不忍是道。扁絲。誰臣知王不忍。沈新。一喚。他徑心。王君麻。孟子不待謂費矣。而三國不能故。又發牛羊。何擇一雞。王君自意。所以易之。故孟子亦不待謂費矣。而王又不能故。又發見牛。未見羊。一擊。總是聖王察識。蓋不能察識。故重言擴充。無益也。

王自然誠有百姓者。國雖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殺。誠若無罪而死。故以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意。是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而王不能識也。子曰。子謂寡人不忍此。言誠然。夫子謂百姓以為愛。亦誠有之。但齊雖小。何至愛畜一牛乎。夫言字雖重。而愛則子謂不忍。即此不忍。其發顯。若無詳說。究之。故因以羊易之也。云云。子曰。不忍。亦只大。橫首言之詞。誠有百姓者。誠將百姓以王為愛。頃言是一句。齊國以下。又說。臣聞知王不忍。自顯出。我總是依樣。索勇。屬未嘗自開。見解。鍾伯敬。王必自知。其心為何心。而後有離于百姓之所謂愛。而王不能也。亦必自體其心。為何心。而後無疑于孟子之所謂不忍。而王不能也。

且王誠於百姓。以至為愛也。以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美矣。曰。誠何心哉。我愛其也。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異怪也。隱隱也。以無意解之。此只輕撥一句。先了却愛字。一重是乃二字。連二也。字字是喚。喚。此仁字就發。成說。不忍一牛。是仁曲全。不忍之心。而不為也。防妨。是為仁術。有仁德。自然有此智術。從天理中。流露出妙用。連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察思。顯文。仁白。不虧于術。非。德。之。其。精。已。甚。此。中。必。不。能。忽。有。所。開。非。別。世。之。流。行。豈。其。時。必。不。能。廢。有。所。待。安。常。體。似。以。術。行。仁。此。道。云。仁。自。生。術。不。但。看。術。字。雖。病。并。其。得。仁。字。分。量。絕。大。運。用。不。顯。後。文。包。括。盡。許。向。隱。隱。是。誠。何。心。向。相。應。王。不。自。亦。其。為。何。心。故。以。仁。術。開。發。也。見。牛。未。見。羊。又。是。其。明。其。仁。術。既。見。與。未。見。勿。平。說。所。見。止。此。一。牛。故。不。忍。之。故。獨。注。一。牛。若。王。則。未。見。不。忍。尚。不。妨。以。代。牛。若。見。羊。則。亦。不。忍。矣。此。可。想。見。人。心。之。靈。無。所。不。滿。特。以。耳。目。之。所。及。為。生。後。耳。一。未。字。中。體。用。具。足。始。舉。一。端。舉。之。此。句。又。同。牛。羊。何。擇。也。應。言。牛。羊。本。無。擇。而。見。之。時。却。自。見。牛。未。見。羊。非。王。有。意。于。其。間。也。馬。意。見。牛。牛。理。有。所。迎。未。見。羊。則。雖。同。無。所。待。而。舍。之。非。云。市。恩。易。之。非。口。德。慈。惠。也。子。未。見。羊。之。所。謂。言。與。而。王。特。因。物。而。善。其。施。且。知。者。謂。其。病。源。不。知。者。謂。其。病。根。在。乎。臣。與。民。之。機。議。兩。端。而。王。非。百。擇。而。妨。于。愛。君子之於禽獸。句。自。隱。有。百。姓。一。層。在。之。於。二。字。前。然。此。處。本。義。只。是。欲。王。察。識。故。見。生。關。聲。與。見。牛。對。應。不。忍。與。不。忍。殺。練。對。君子。遠。庖。廚。亦。隱。與。未。見。羊。一。面。對。見。自。求。君子。用。心。亦。是。此。此。其。所。以。為。仁。術。在。真。聖。語。句。似。以。未。見。羊。不。妨。于。殺。為。王。察。識。思。却。全。重。不。忍。生。子。所。見。上。昔。說。遠。庖。廚。即。不。妨。于。殺。與。孟子。意。相。反。矣。勸。學。篇。王。是。儒。解。之。不。忍。未。得。全。語。之。不。忍。然。其。何。謂。之。謂。及。孟子。以。見。牛。未。見。羊。對。之。則。牛。羊。之。擇。只。見。與。未。見。之。分。見。則。牛。羊。無。擇。而。全。體。之。不。忍。在。其。中。矣。教。王。察。識。歸。結。在。此。

以無意解之。此只輕撥一句。先了却愛字。一重是乃二字。連二也。字字是喚。喚。此仁字就發。成說。不忍一牛。是仁曲全。不忍之心。而不為也。防妨。是為仁術。有仁德。自然有此智術。從天理中。流露出妙用。連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察思。顯文。仁白。不虧于術。非。德。之。其。精。已。甚。此。中。必。不。能。忽。有。所。開。非。別。世。之。流。行。豈。其。時。必。不。能。廢。有。所。待。安。常。體。似。以。術。行。仁。此。道。云。仁。自。生。術。不。但。看。術。字。雖。病。并。其。得。仁。字。分。量。絕。大。運。用。不。顯。後。文。包。括。盡。許。向。隱。隱。是。誠。何。心。向。相。應。王。不。自。亦。其。為。何。心。故。以。仁。術。開。發。也。見。牛。未。見。羊。又。是。其。明。其。仁。術。既。見。與。未。見。勿。平。說。所。見。止。此。一。牛。故。不。忍。之。故。獨。注。一。牛。若。王。則。未。見。不。忍。尚。不。妨。以。代。牛。若。見。羊。則。亦。不。忍。矣。此。可。想。見。人。心。之。靈。無。所。不。滿。特。以。耳。目。之。所。及。為。生。後。耳。一。未。字。中。體。用。具。足。始。舉。一。端。舉。之。此。句。又。同。牛。羊。何。擇。也。應。言。牛。羊。本。無。擇。而。見。之。時。却。自。見。牛。未。見。羊。非。王。有。意。于。其。間。也。馬。意。見。牛。牛。理。有。所。迎。未。見。羊。則。雖。同。無。所。待。而。舍。之。非。云。市。恩。易。之。非。口。德。慈。惠。也。子。未。見。羊。之。所。謂。言。與。而。王。特。因。物。而。善。其。施。且。知。者。謂。其。病。源。不。知。者。謂。其。病。根。在。乎。臣。與。民。之。機。議。兩。端。而。王。非。百。擇。而。妨。于。愛。君子之於禽獸。句。自。隱。有。百。姓。一。層。在。之。於。二。字。前。然。此。處。本。義。只。是。欲。王。察。識。故。見。生。關。聲。與。見。牛。對。應。不。忍。與。不。忍。殺。練。對。君子。遠。庖。廚。亦。隱。與。未。見。羊。一。面。對。見。自。求。君子。用。心。亦。是。此。此。其。所。以。為。仁。術。在。真。聖。語。句。似。以。未。見。羊。不。妨。于。殺。為。王。察。識。思。却。全。重。不。忍。生。子。所。見。上。昔。說。遠。庖。廚。即。不。妨。于。殺。與。孟子。意。相。反。矣。勸。學。篇。王。是。儒。解。之。不。忍。未。得。全。語。之。不。忍。然。其。何。謂。之。謂。及。孟子。以。見。牛。未。見。羊。對。之。則。牛。羊。之。擇。只。見。與。未。見。之。分。見。則。牛。羊。無。擇。而。全。體。之。不。忍。在。其。中。矣。教。王。察。識。歸。結。在。此。

我其戚戚也人有心學度美王之謂美我乃益反而求之不得美天子夏於

我心有戚戚也心所以於善有也詩小雅巧言篇

於善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景引前之不忍此

心可見此心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此本字對末而言

原是固有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此本字對末而言

子付度而得之正夫子今日之語也夫以羊易牛我乃自行之及反求其故有不曾與引之

迷而不能自得看天子在局外以見牛未見羊言之刻折情切乃萌於我心求善前日之

不忍宛然復動我心感我誠此心矣但此心其微王道甚大夫子乃曰是心足王不知此

心所以自於上而說到生羊何擇直是無可復解然孟子指出見牛未見羊比齊王問張

吾心何與上誠何心苦哉分別不知上意是也家語論也

迷惘對面便下文齊宣王在夫子言之乎上是乃仁術也二句戚之小動而有慘

傷之以信曰信上意其尤甚死傷復得緣是心乃固有物事所以象之而可尋此心所以

合於王句則上足心足王死生或謂言不四之心方有此謂惟至王言所以合于下似不

敢言足而也求有合指然

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

而得其本本心即前卦所謂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愛王亦無怪也蓋羊小而牛大以小易大違本可疑彼百姓惡知其愛不忍之心也即王曰

不忍於牛雖罪羊亦無罪罪之牛就死而異代罪之羊就死獨不問何所分別而以羊易

牛哉王為孟子所難乃笑曰忍於羊而不忍於牛是誠何心哉我初非愛惜一牛之貴也而

既曰易之以羊則反之我亦不能自解者宜乎百姓之不悲為我解而謂我愛也牛羊貴

何擇新上節語意王以求解脫個愛字孟子却偏以愛字難之蓋王無異句已下齊王頓

詎者王若二字一若冠接牛羊何擇句蓋孟子欲發其不忍之心却偏難以發其

之不忍則之心至感不在愛也不忍之心王所不知也至說到何擇王亦不自知其為何心只待其

之一笑矣我非愛二句向來一出語下惟王已山云齊王語蓋全在易之以羊也前後展

轉蓋對不得故須將我非愛其則向另作一頓轉轉而字易之以羊也不過一語與下也字

曰無傷也足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貴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忍食

其肉

其肉

其肉

其肉

其肉

其肉

其肉

其肉

其肉

其肉

其內是以君子遠屠屋也。一云無復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 隨物賦形

得法遂至此心 蓋殺牛既所不忍費錢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

之用即是巧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不買羊則其理亦形而無所妨

已發則言心未發則言理不可遏是斷然要行無所無觸碍 故以羊易牛則二者皆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

兩全無害總是其中自有此妙用故曰仁術 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雖於身聞之所及

其所以必遠屠廚者亦以類善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孟子為之辯曰王豈非畏豈因百姓之言而遂少五王試無害也若

不忍牛之殺也仁也身之以羊則全不忍牛之心而不害其所妨是乃為仁之術也 曰牛牛何擇然至若曰良牛則不忍之心發矣見牛則不忍之理未形也

是所由也止君子之術也君子於禽獸當見其生不忍一旦見其死則其死之聲不忍其死之聲是以君子於禽獸之禮

曰有復於者曰乃足以舉動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一羽則

許之乎曰察慮定以及會動功不至於百姓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

藉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白好之而為為不用恩焉故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謂自出鈞三十八曰鈞至重難舉也亦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末毛至秋而未鈞

小而難見也雖新以重載於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由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

人為善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微

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

此說 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

此說 孟子曰王未知不忍之心可推而保民也乃發請曰豈有自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

而計之乎曰曰無以是也子入與物異類焉愛類是親我相親加恩焉今王恩

足以及於鳥獸是則聖有約愛於至也而德澤不至於百姓是不能為一羽見察秋毫也身所勉

曰君子其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權然後知輕重。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讀度之。度之之度。權。權。權也。度。又。又也。

難以權度作死字解。然其當作活字有。度之謂稱量之也。稱。稱。權。權。權也。度。又。又也。

度度之而後可見者。心之應物。則其極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不然之權。又有甚於物者。

性善若曰請之本然者以其。亦下天而非私心之所為也。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矣。其所以然者。上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

度之也。王持不自足身。夫物有輕重。手之所攝而知者。有幾必權以權之。然後知也。物有

不可不權度者。尤甚於物。然其不權度。則所失不止。心。今民與物

果孰輕而孰重。孰長而孰短乎。王持不自足身。夫物有輕重。手之所攝而知者。有幾必權以權之。然後知也。物有

不可不權度者。尤甚於物。然其不權度。則所失不止。心。今民與物

果孰輕而孰重。孰長而孰短乎。王持不自足身。夫物有輕重。手之所攝而知者。有幾必權以權之。然後知也。物有

不可不權度者。尤甚於物。然其不權度。則所失不止。心。今民與物

果孰輕而孰重。孰長而孰短乎。王持不自足身。夫物有輕重。手之所攝而知者。有幾必權以權之。然後知也。物有

不可不權度者。尤甚於物。然其不權度。則所失不止。心。今民與物

果孰輕而孰重。孰長而孰短乎。王持不自足身。夫物有輕重。手之所攝而知者。有幾必權以權之。然後知也。物有

不可不權度者。尤甚於物。然其不權度。則所失不止。心。今民與物

果孰輕而孰重。孰長而孰短乎。王持不自足身。夫物有輕重。手之所攝而知者。有幾必權以權之。然後知也。物有

不可不權度者。尤甚於物。然其不權度。則所失不止。心。今民與物

果孰輕而孰重。孰長而孰短乎。王持不自足身。夫物有輕重。手之所攝而知者。有幾必權以權之。然後知也。物有

不可不權度者。尤甚於物。然其不權度。則所失不止。心。今民與物

果孰輕而孰重。孰長而孰短乎。王持不自足身。夫物有輕重。手之所攝而知者。有幾必權以權之。然後知也。物有

不可不權度者。尤甚於物。然其不權度。則所失不止。心。今民與物

果孰輕而孰重。孰長而孰短乎。王持不自足身。夫物有輕重。手之所攝而知者。有幾必權以權之。然後知也。物有

不可不權度者。尤甚於物。然其不權度。則所失不止。心。今民與物

果孰輕而孰重。孰長而孰短乎。王持不自足身。夫物有輕重。手之所攝而知者。有幾必權以權之。然後知也。物有

不可不權度者。尤甚於物。然其不權度。則所失不止。心。今民與物

果孰輕而孰重。孰長而孰短乎。王持不自足身。夫物有輕重。手之所攝而知者。有幾必權以權之。然後知也。物有

王曰。吾何快於是。樂所不欲也。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其所欲也。欲

樂所不欲也。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其所欲也。欲

樂所不欲也。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其所欲也。欲

樂所不欲也。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其所欲也。欲

樂所不欲也。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其所欲也。欲

樂所不欲也。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其所欲也。欲

樂所不欲也。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其所欲也。欲

樂所不欲也。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其所欲也。欲

之所誘者獨在於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謂不忍一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

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王曰不然興兵情怨惡向快於是所以不得不盡

非上一者以守即道是守說 說雖善何快於是是殘忍中一設痛楚長心向之續後時而

發者正在此 披心雖不於於是而不能不止求大欲則仍是快於是此改之所以能勝

理也禮注求大欲正問在心事

曰王所大欲可得國至矣而不言曰為肥其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米色不

足與曰養其足聽於其直德安不足使於前與王之諸臣實足以供之而王為是哉曰

吾言不為是也自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得土地朝秦楚薛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

求若欲猶緣米而求魚也復難得魚之入也已助薛薛國實也朝彼來朝也奉

楚貴天國臨臨也若知此也所為指其結怨事緣不求魚言必不可得謂字

之所大欲可使國開國濟王乃矣而不言王又設問曰王豈欲肥其體煖其體不與於口

豈欲輕煖而水不心於體與抑或於米色而不足視於目與欲得王而不足聽於耳與欲便

而不足使使公之王之前與自臣說之凡此數言王之諸臣皆足為王供之王豈為是而

飯吳王曰夫言尚是為大欲王不為是而求之也孟子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矣

已王豈欲國此雖備以東姑九以西之土地且西朝秦楚薛國之主不強又商朝等年商

微之長示弱大兵小懷有以在中國矣不統在中國而又南為其攻重攻而內則重謀

求王外安則東方無患以備四夷也但所微既大則其所以求之皆亦宜大乃以報齊情思

之所為求一就無外之所欲猶之求魚求米之以之水而求之與之木以有條有葉而求

食源也自謂然而才已以所微之矣難以為活子也 人情所欲皆已為其說實則則

得哉王豈足是字是足是此其足之足作可字訓 情字情上五件不相符也 條辨

上謂五件以下出為是字是足是此其足之足作可字訓 情字情上五件不相符也 條辨

可知也則又已知其必為是而轉難之也許土地四項逐層遞說小國易於兼併而大國

於易服故既許土地又與朝秦楚薛國且朝自然中國而亦安適只在強國之內至無四

則又風行而水加一而字 惟委緣不求魚猶頭一版全字怒而飛於九天之上忍而

隨於九淵之下

大意固不可以敵國固否以敵國海內之地方事其為集者其以二服八何以異

於鄰國楚蓋亦反其本意蓋皆皆謂鄰小國楚大國齊集其二三集合齊地其方

千里舊註葉字有蓋蓋合楚有天下九分之二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漢也反本說

曰下文此與前註反其本意王曰大欲輔其君也其與孟子曰治有其餘下求者為

而注之不同也齊也齊不求也國不為國然不過不為而已耳後漢更無復

其為說而影與楚人戰則王以為鄰楚勝王曰鄰何足道也王曰楚人必勝王曰王謂楚

人勝者亦以鄰小而楚大也鄰小而楚大也然則由鄰而勝之小楚勝者勝者固

不可以敵大言者過者鄰非明也今海內之地勢東連海泰西連秦南連蜀北

連魏趙魏近秦而秦之樓宋中山近楚而楚之魏是方千里者自力也也西之東

自雷川東接南自泰山城臨北自清河而西自濟南平原公所明也後漢公所城之西

或王所兼之地秦合至齊僅有其九之一耳以一千里而與兵博博那八千里則一小河八

大一舉而八舉一舉而入強何異於鄰國楚哉王必欲求大德也夫言大德可力求九可力

固行王天下之本焉不恃力而恃德何不反其本而求之耶

尤重者其在後世見蓋心二字妙欲快心以善蓋其至心之必其不忍之心

郭張楚戰所期朝日鄰以重那不目量分明象至王不可到說楚戰鄰戰勝負無常

郭戰之時而勝而并楚楚力有財而不勝而楚楚之抗故直以為楚勝無疑然則

三可而強楚而論之小大以地言則真以八言則以言三固至言是乃國之

方其里方字是方員之方以得方法得之旁千里也則可以異於郭張楚可止所誰後漢孟

子本意在善亦反其本句須看大易王天下之本而可所為天下安樂政權在是也

今主發政施仁天下皆皆於王之朝耕者於王之野買者於王之市

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之欲疾者皆欲赴於其善言也

行皆自商賈自買百鹿通而之三四商其遠近度其有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

本字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盡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節能反

其本則所欲者不至而至精求與善章意固本不忍之心而發之為政以地其推國之仁

所以仁吾之商賈天下聞風皆欲集於市所以仁吾之行旅天下聞風皆欲出於途天下

什農商旅之欲疾惡其君之殘賊不仁者皆欲起而攻之是天下之仕農商旅
不必兵力以求之而仁政自有以使之矣四海來歸孰能止其不
有大欲之義何必用此能承上反下來重臣於政施仁上 說政則非徒言施仁則非徒法仁
與兵情施為既即不忍之心立乎政中首政之發皆仁之施也四字勿平 說個發政施
仁下五句即從此出故一使字承前直透到起想任 使非有意為之以苦為而為天下自
然歸心此正對上去字兵刃戈矛而不足仁政施之而有餘 五欲字與大欲相應見台
天下之欲以爲欲方是大欲 其若是則上五欲字來故此心種說就無之方說到身歸
此二句正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善法至此一收結下文又是另起一講發政施仁須有上
文處心加彼老幼幼婦孺皆歸一皆入方見情而歸

吾君惟不能進於我願夫予謂言所以教我雖不能言試之情與同王曰致實費

吾君惟不能進於我願夫予謂言所以教我雖不能言試之情與同王曰致實費
惟於是願夫子謂道善故為之志與凡政如問發則身字指發政施仁孟子只將人弊說向
在如何施明以教我其難惟而不發請言試行之情與同王曰致實費無意膝下手處故王謂吾情不能進而
欲明以教我 輔者發其意之所不及試謂行也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則無產固無恆心有恆心放許邪多無為已及
陷於窮然後而刑之是民也蓋有仁人在位國民而為也時與同王曰致實費情與同王曰致實費

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皆學而知義理故能常志而有恒心

民則不能然矣刑猶羅網取其不見而取之也孟子曰一政莫先保民而保民莫先制禮

民則產無常心固無常志故凡奸詐邪多無所不為而人皆犯其罪矣天子曰不能發
民之善臨刑然後加之刑非謂民而何哉仁人在位不忍民之不保善民之或不明則
蓋謂不仁而蓋最是作民要治此下四節皆刑之善不善反覆言之以起末節 惟士為
善保其德能引起民之不能求 惟士何重守字為大所說式石以嚴其功不致
墜守先王之遺訓開除險之責不肯為然聖王之望而己哉此乎必有絕德之君節之
致守誠意厚乎推為僅事且且言論斯時士且幾幾乎有不克非善矣惟守不足
黃士之能正是危士之僅能 一國字見恒心相善無相開 放許邪修一字法一字放
始達于道許則修成刑則達達及惡修則益益歸無節亦同無不為已項上四許 同民二
字又相照也下句合強讀惟此節雖有士民深障只重民上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養妻子樂歲終年之免於死亡然後驅

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重田輕猶易也也良有產而有常心也明言知之其制民之產必

上蓋下之利便上指足以奉事父母下指足以養妻子重養之說可謂食終身即居凶年

亦有種財可以免於死亡然後安驅訓教是故三子繫乎上恒產所保之大說矣 明
之以善民有所資無所慮其善也亦易言 禮言即仁人自其獨懷斯民言曰仁人自其制
周萬物言曰明君引詭明字與吾情句以應而對頭並却其始知其終之謂明見其表又
見其裏之謂明能生之能成之之謂明能實之能用之之謂明 制字重言實重言分後謂
實重言善制產內統斯民之俯仰與大氣之豐凶皆合為之計故必使二字直貫下四句
俯仰二句是制產同於老幼樂教二句是制產裕于貧困皆能感敬口恆產 驅逐也
善而及心民從之也輕言有所措而為善不難也輕是便易意。粟明此是泛言其理臣
才力。陳其事驅而之善合下序序二句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事妻子樂歲終年不見於死亡此惟救死
而恐不贍矣治禮義 治平聲八治字為理物之義也 治足也此所謂無禮義而無節
心者也 苟遇凶年死亡其能免哉夫論理雖此義能於殺死而論勢則殺死急於禮義
以執死不貶之民使明君制產是有此多禮義此言今也亦下個制字是彼困充王所制
治禮義亦安耶也 之產而為厚敬之法耳 七為制產民是為所累故俯仰豐凶俱
受困 乃謂終身苦者蓋民有田所以樂有豐年得以有餘正若民無田俯仰實饑餓他誠
疾果亦處此苦所謂大劫災感而有不足之家也 至凶年死亡自是不先了 正句本非

錢上二句說 時言之下二句則通前後總計之 設使心口是 個虛言之曰善是言
之日者禮義要對放併和修說

王欲行之則盡其本矣 此可見 王欲行之指發政施仁言反其本也 發政施

仁為王天下之本而制民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 王欲行之指發政施仁言反其本也 也王欲行乎仁政何反其本而制民之恆產乎 指制產之法揚言此舉以豐言實前
言虛孫仁政之全者不同 滙添到此復略一束申言反本而後詳制產之法是起下亦是
結上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
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負不負戴於道路
矣老者衣肉帛食肉飲水不寒然而王者莫之有也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 趙氏

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者陳之楊氏曰為天下者
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

者但使無失其時。歷用上下尚屬。當辨私之時。勿以與兵備。怨。其。且。覆下之宮。核為。座。序之。學。驅。民。其中。教。以。禮。義。勿。仍。功。利。誇。詐。之。言。而。又。謹。之。使。驕。而。談。天。之。說。不。得。雜。焉。按。此。切。齊。立。論。亦。與。盡。心。章。有。別。

四書本義 卷二

梁惠王下 九十六章 他論見上卷

莫尊音

此以齊王好樂而引之以同民也。好樂其庶幾是一章大意。而其點醒門要。又在與人與樂。士導之以禮。所以引出其公心。然後言甚不甚以示之。○同。此。義。論。精。微。則。水。滴。全。盛。病。有。未。復。之。謬。道。定。功。成。必。做。放。頭。之。戒。而。推。本。事。是。則。叔。季。而。登。重。阿。之。奏。莫。遂。足。以。降。天。神。切。俗。而。存。鼓。腹。之。歌。未。必。不。以。彰。王。治。

○齊暴莫享曰莫於王莫以好樂莫有對也曰好樂何如享曰王之好樂甚

則齊民幾乎

暴莫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近於治。言可王。

也。其只謂。莊暴。一曰。述于孟子曰。景進見於王。王謂暴以好在音樂。暴既不敢請所好為。能治齊國。是又不敢謂所好為。其未有以對也。敢問有妨於治否。子。五。子。曰。王。之。好。樂。特。慮。不。甚。耳。其。而。能。極。樂。之。量。焉。則。齊。國。不。害。后。讓。非。謂。之。意。不。害。風。雲。鼓。舞。之。情。也。其。庶。幾。於。治。暴。未。有。以。對。意。隔。在。好。樂。何。如。上。此。目。是。疑。詞。亦。不。遺。云。有。妨。於。治。然。字。經。好。字。乎。重。其。字。九。須。着。限。甚。者。充。滿。其。分。量。也。包。得。行。仁。推。恩。許。多。事。在。却。未。說。出。好。樂。甚。合。下。同。樂。意。庶。幾。合。下。則。王。意。二。語。通。篇。大。意。已。具。因。暴。下。能。再。問。故。他。口。見。王。而。自。發。

皇朝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梁惠王下

之。○按題錢好樂其則齊其庶幾尚未可定。誠看王之好貨甚則可以不利好色甚則可以惡情好國極其甚即可以密又王好勇極其甚即可以安天下豈好樂甚而不踐踐即如此陪襯却無礙

他見於王曰齊聲子以好樂有諸禮乎曰寡人非能好也樂也直好世俗之

樂身也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天孟子所謂其固非曰作樂而合則亂東始尤西以樂之

日見於王而問曰王曾語聲子以好樂有諸王與色曰樂以先。○先王與俗樂相去霄壤齊王之樂益雅其俗之樂益鄙寡人之所好豈可使聞於賢者乎。○王曰非能曰直胸中似亦微得此意所以齊色也直言不諱亦見他足以為善處

曰王好樂其節齊聲子之樂由也樂也。○公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樂也。○孟子

而道之曰王好禮世俗之樂不足好也。好之甚而齊其庶幾乎苟好先王之樂而未甚則樂雖古而王之好禮固本情好禮俗之樂而節其樂雖今而王之好進於古臣且論好之甚不其不論禮乎上好樂其節。○此方是激切生君要得歌動齊王語氣甚字如之古與今也。○云不徒以聲言云存其神氣之所以周散處方其下同樂意謂然。○中與猶曰黃帝三代之異人有律呂之變方德之際而今之猶古者性情之適氣之通也按此語

孟子乃乃論好樂之王

曰得聞曰獨樂與人樂歡樂不若與人曰與少樂與眾樂歡樂不若眾

獨樂不若與人與樂不若眾亦人之常情也。○王曰好樂甚而齊庶幾其說可得聞與

有獨曰為樂者有與人共樂者王以為孰樂王曰樂止一已豈若彼此交應情也舒暢則不若與人也孟子又曰與人共樂一也有與少為樂者有與眾為樂者王以為孰樂王曰其樂止乎數人豈若人人備洽。○齊王方以世俗之樂為漸孟子云今樂猶古曾得公樂中亦氣流通固不若與眾為樂也。○自有個甚有個可以庶幾底道理王所以欲聞之。○孟子兩問以常情探之然問其所必答也。○樂不若與人與人之樂甚獨樂未甚也與少樂不若與眾是與眾之樂甚少樂未甚也兩不若皆先王與世俗所同。○樂此節只泛就常情言未說到人君上而眾樂字又不指百姓只是多人也。○雖然此處眾字固不指百姓然意已隱隱引到百姓上去而與字正謂下與民同樂與百姓同樂之與字作引子。○此處可直接言其不其矣而復補此一段者蓋使王置身局外乃不蔽於私而得其公也。○歸震川謂不若與人少不若與眾則所謂甚之說王自知之矣。○蓋指事直陳則王以其身與其國徹于私意而難察往矣論則王以其身處事外近于人情而可思轉移化道之機其在是乎。○黃應烈王既知獨樂之不若與人則必盡乎人之量而可也第與左右之抗聲聲而復長夜者未為其也王既知與眾不若與眾又必極乎眾之量而後可也第與在廷之調音節而樂



新登者亦未甚也

皇為言樂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孟子曰王既知樂之情必不加久監不如廣之也

此句正其前後文脫卸處 禮惠為言樂者欲為王陳樂則眾人樂樂之狀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之擊鼗擊磬之聲

我至於此極也父子相見兄弟相見

無他與民同樂也

類類也人真感其德也

困也

十則不得相見以公弟妻子則皆散何極乎王好鼓樂亦必好田獵

第一周王市馬馳騁之音見於旌旗之類

王之冢田墮了則樂公夫何更其至至於此類也

雖改向墮乎六鼓矣由猶何與民而民一聞且見

平日備樂其身而此合下節但設個情景如此非齊王事也

不與民同樂也

口有是政非以鼓樂也

而小辨而吹以樂十二月也

六孔口仲七孔口產

者遊車所建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之擊鼗擊磬之聲

將以能鼓也。至田獵於此。百姓聞車馬之音。習之。善於樂。無病。何以能獵也。此無他。與同樂也。同樂之樂。自當推。民同樂者。推

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若夫猶是鼓樂也。則猶是鐘鼓之聲。管籥之音也。乃百姓一聞之。聚散欣然。營形於色。而相慰曰。幸矣。吾王邇來。庶幾無疾。

矣。吾王邇來。庶幾無疾。病與。何其能鼓樂。以為樂。乃爾也。猶是田獵也。則猶是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也。乃百姓一聞且見之。聚散欣然。營形於色。而相慰曰。幸矣。吾王邇來。庶幾無疾。

病與。何其能出獵。以為樂。乃爾也。推百姓之意。一若吾濟小人。得以由身及家。無疾病之可虞。皆皆王之功也。使玉而疾。病不幾。士反不樂。誠今而後。言可知也。此無他。能推好樂之心。而與之。此節便是。其的樣子。要與上節相形。看王猶見。王百姓猶是百。鼓樂猶是鼓

民同樂也。田獵亦猶是田獵。遂乃欣欣有喜色者。能與民同樂故也。此一樂。子文見四境皆太和之氣。嘉告亦在臨時。而其心。先有個樂在。故聞王之樂。而樂隨之。庶幾無

疾。病民惟恐君不安樂。意求羽旄。勢之去。鐘鼓之樂。卒成。行樂。受動太過。而疾病生。馬小民之所也。曰。莫幾。曰。何以一氣說下。皆欣幸之詞。不可於中間深入。不然。字作自相

問答。與民同樂。也。行許多是政在。兩節交勢。宜重此節。故下直用。今王與百姓同樂。務去

全主與百姓同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前。天下之民。助之矣。所。謂。其。感。行。如

此。此。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前而二。來自本其。子。切於政。民故因齊王

好。樂。則。舉。其。善。心。樂。助。其。民。同。樂。而。得。樂。道。古。樂。其。是。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

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入。古。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知。孔。子。之。言。用。禮。樂。必。放。鄭

禮。其。子。之。言。食。耶。之。正。道。孟。子。之。言。收。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口。樂。以。和。為。王。使。入。開

鐘。律。管。絃。之。音。而。疾。首。疾。踵。則。難。奏。以。成。其。治。也。故。孟。子。曰。子。以。此。止。其

本。而。欲。不。使。子。有。鐘。鼓。亦。有。兄。弟。之。禮。應。王。有。宮。於。民。亦。有。大。婦。之。禮。王。自。車。馬。羽。旄

已。民。亦。有。桑。麻。之。禮。大。婦。之。禮。王。自。車。馬。羽。旄。同。樂。也。天下之民間。而求歸。則王樂

可。成。矣。此。所。謂。好。樂。也。此。節。是。以。王。欣。助。之。止。及。好。樂。以。明。其。感。德。意。同。樂。不。是。同。鼓

且。而。亦。其。其。德。也。樂。則。同。德。之。樂。須。在。仁。政。上。則。是。不。思。備。樂。上。則。入。於。樂。一。般。公。心

也。王。矣。三。言。樂。樂。樂。接。方。見。得。前。而。兩。言。所。期。皆。於。仁。政。下。淺

交。爾。是。言。此。今。是。詩。則。也。議。重。其。民。同。之。句。在。何。也。句。分。上。是。立。王。於。制。度。上。論。而。之。大小

禮。至。微。其。公。而。於。民。初。不。辨。平。事。之。處。是。有。無。當。爾。也。古。者。生。民。之。道。多。途。也。雖。游。獵。之

時。亦。生。今。者。後。民。之。道。多。途。也。雖。游。獵。之。時。亦。殺

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所。者。四。時。之。田。皆。於。禮。節。以。講。武。事。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田。獵。之。名。不。欲。馳。逐。於。稼。穡。田。園。之。中。

樂。也。王。下。

故開曠之地以為國然文王七十里之國其疆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備禮書

主開曰人君下之誠也悅志之場開文王之國方廣七十里果有諸孟子對曰書紀文王之
無遠而于遊于田且皆為戒詩頌文王之自管而田域伊也下及其他國無所謂七十里之
國也然百家傳記揚厲鋪張因建先此國字不可誤作國之國蓋國字無七十里即三分
故書書不載者於傳亦有之有二亦非土地蓋為所有玩其亦字也則字原非據是說
不必泥 餘誠於德者之只言據古書有此說耳此等處孟子都不肯辨折他只要大處合
正似罷 神次風信目所非固已備于臣 聖將恢恢乎有九州為國之意而而以七十里光
四方而視西土或亦情所不免也靈臺而外安知不增其式廓且洋洋乎表曰國百里之規
平能以七十里備于節而君其同當又理所可信也

曰是其在公自猶以為小也其之國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國方七

十里其地之廣雖倍於商民之民為小亦宜

其地之廣雖倍於商民之民為小亦宜 其地之廣雖倍於商民之民為小亦宜 其地之廣雖倍於商民之民為小亦宜

為已私而凡難以奪者是以從賦者咸往焉是國中一草一木一鳥一獸與民同之民不

其大亦力情理也若其大是驚集之訓齊王亦因長以四十里之國為大今交于更過百

之月宜然乎 已故作是語 民字須一極猶字只是就其民而論其有如是也

獨獲雅雅死子活用情取易難死也 社稷之祭也 社稷之祭也 社稷之祭也

民同之方指其所以然 禮記民以爲小亦宜乎 禮記民以爲小亦宜乎 禮記民以爲小亦宜乎

臣居其境國大然後入歸商之內有勇力與其族類相殺人之罪

國外百里為郊 五十里為近郊 百里為遠郊 此云百里舉遠以該近也 郊外有闕 闕地以臨野也 臨民於

郊也 趙氏曰設布附者 趙氏曰設布附者 趙氏曰設布附者 趙氏曰設布附者

亦恐以為行人之災也 四十里無非其遠則四十里無非其遠則四十里無非其遠則四十里無非其遠則

折私之于已與民同利者公之於人王勿問小大亦問公私而已矣 故國之大比於前王

折私之于已與民同利者公之於人王勿問小大亦問公私而已矣 故國之大比於前王

折私之于已與民同利者公之於人王勿問小大亦問公私而已矣 故國之大比於前王

折私之于已與民同利者公之於人王勿問小大亦問公私而已矣 故國之大比於前王

折私之于已與民同利者公之於人王勿問小大亦問公私而已矣 故國之大比於前王

折私之于已與民同利者公之於人王勿問小大亦問公私而已矣 故國之大比於前王

折私之于已與民同利者公之於人王勿問小大亦問公私而已矣 故國之大比於前王

中則回之不便於民可知 為辨於國中句重正對上與民同之看當意以辨為辨民
知道以回為辨而民何知也即以回為辨而民亦知也四十里之國為國中之小國而民
何能也 一節節其字皆情理所必然者言論四十里之外民以賦歛死以戰爭死不知
凡幾矣四十里之內民又以殺虐死是無往而不得死也彼民民或遂罪不殺直斥為新
而但曰王之國大此其意亦可深矣

齊景公問政 此分兩條上是仁智以睦隣下是勇以除暴然須看得一申平時則能恤小軍大
有事則能降眾民蓋除暴所以通交睦之愛而勇所以濟仁智之所不及合之
始是交睦之道 須知齊王無好勇一說則孟子前意且不故後說可繼前說不可洗後

齊景公問政 孟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齊景公曰善哉問政於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惟君為能以小事故大者

仁者之道處之如成湯關文王其爲其小則皆以神符之道處之如大王與何時言外有效
進賢王意 湯事葛如牛羊祭祀之類文王事昆夷如戎族不吟之類太土市德葛如皮幣
珠玉之類何處事只如詩臣請妻之類 知開羅司盛國太王處心用意自不可同日而語
孟子始取其事以爲小事大之一証 露社川句踐全以其能忍辱爲善說而沼吳 禮記
謀復復侯失引言之意孟子原不以其能忍辱爲善也 煩辨

以大事者樂天者出小事者畏天者樂天者畏天者其國濟 天者理

而已矣天之字小小之事天皆理之象也 以上只 自然合理故自樂天不敢違 上解會

勢此單言理 故曰畏天 四句解樂 包含偏復無不用備保天下之氣象也 此句尚在保天 下之上下妙此 制

節謹度 不致縱逸保國之規模也 氣象無形而難量 是皆天也但以大事小者忘 規模則有限制了 其勢之在已而自然合理樂

天者也以小事者順其勢之在人而不敢違理畏天者也蓋天下所以不保者小不自保 耳事小則小得自保而天下尚不自保乎國所以不保者大不若保耳事大則大爲吾保而

國而不保乎毋小視樂天之 此序上點出天字而各言其所保如此相承說下非一層深 氣象而虛視畏天之規模也 一層 事小原非怕他仁者自是心樂於此若事大寧有不 得不然處分明白所畏但樂與二字已在上文爲非二字中此處只指出出天字以顯其理

之必耳如云道等包容是樂其象乃樂天者也這等故識言在畏其象乃畏天者也勿至准原 說樂天者萬物 禮而欲使天下諸侯各得其所無此攝彼界之殊誰治一國天下皆在 其度內故曰保天下畏天者非惟不敢排大敵樂重此治其象國和共入以合神大樂樂可 與寡能使 國公靖政曰保其國上保字是容保保字是保守保天下只在樂天者裏 非樂天而後保天下也保其國只在畏天者裏計既畏天而後保其國也○樂天下節大 諸侯保其國則小諸侯但宜切交鄰說

詩真天之感時也 詩周頌我將之篇 此宗祀文王於明 時是也 詩我將云人能畏 堂以配上帝之樂 天之明威於是可

保守天命而不失此畏天者保其國之 天理當然運之則有禍此使見天威了此天字雖 一証也而樂天之保天下從可知矣 指上天然上天亦是一個理與上節天字正可合 看 谷訂引詩只斷章取一畏字

王曰哉言莫有瘵矣好勇好 好勇故不能事大而卹小也 王曰仁智交鄰而 以保天下大哉夫子之言矣但寡人瘵在好勇過小國不恭 好勇猶不能忍氣相似于看 而不能容過大國陵陵而不能忍如之何能爲賢仁之事也 仁智與好勇相貫緊結不 能事大而卹小

對曰請無好小勇無矜伐自彼惡政皆戡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臣請之 夫無

梁惠王下 七

音扶應 怒視也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劍怒目而視曰我有劍在彼天下何人敢與我敵哉此特匹夫血氣之勇僅可以敵一人者也遇一人勇不如我則足以敵遇一人勇如我僅足以敵遇一人勇勝我幾幾乎不足以敵况即敵盡數十人數百人決不能無敵於天下仍人之敵也何足言哉無他勇有小大王諸大之敵則為神武之不殺則為仁齊王方以好勇為疾孟子便拔說好勇非疾而勇之威武之存則則仁智皆所優為也 小者乃真疾也是善於鬥道處 撫劍疾視畫出小勇壯氣敢當我輩由小勇聲口詳說彼惡放當恃我輩持有劍以我一我也劍又一我也 是爾我之威也劍一劍也我又一劍也是兩劍之利也 匹夫二句正斷其為小勇 數句翻作過重王請大之句極盡好勇者止則大之亦在王耳之字內意含不盡則謂能備仁亦可題鏡小勇便有所見之小慮是不智也有所及之小意是不仁也大之以成其仁而仁非姑息大之以成其智而智非柔闇是仁智皆所優為矣 固勉錄敵一人當活看盡勇之大小不甘所敵之多寡慢武帝之出師塞地噴揚節之懷海征逐元祖之賜賜曰小豈是敵一人然豈不見小勇後敵一人豈無以及於天下言

詩三赫怒髮奮其鬣過魯為厲敵對天下此安王之勇也安王怒而安

下之民詩大雅皇矣之篇 詩赫怒髮奮其鬣過魯為厲敵對天下此安王之勇也安王怒而安

詩作按正也往也也詩作旅祖旅謂齊人侵阮祖其之眾也 共音恭密爾須氏姓姓之

厚也而幅也對齊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六勇也 國阮國名其阮國地名

阮而往至於共王乃赫然奮怒於是整頓師旅以是正齊人祖其之眾使不為魯與齊國於以而強扶弱而能應周家之屬於以極極威與而對齊天下之心詩之言如此其赫怒者勇之始發旅祖高之成焉豈非勇哉但文王一怒而致阮而天下之知阮者時以不恐一怒而過過則凡天下之知密者帖然息兵天下此舉之不能大之人來肯以未句一怒安民為之民皆賴以安非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乎 引詩不必鋪排下節亦然 怒者勇之發末一怒字從首怒字生出 密人侵阮非侵周也但文王為方伯而密人乃擅與以侵阮是無安王矣故怒 以過三句一申說下則家以安民受禍故曰驚周而天下咸仰以爲安若侵阮不已則其害必及於天下之憂故一過有以對天下 三以字重說趨重對天下句末句安天下之民正從對天下句生出 此文王之勇此字扣救阮一事且只說勇未可露出大字下句一怒而安天下方見其大 因怒見勇爾安見大各有分道 合句一怒一字有意言不輕怒也按此正與疾視相反一怒安民須從上文看出不必說開去 震因之此文王之勇句氣脈從寡人好勇求言王以好勇為疾則詩所云豈不是安王之勇但文王一怒安民則其勇大耳下武王亦然錢音士文王一怒而天下之為密者其知懼矣天下之人無復有懼密人之禍者矣大邦畏其力而不敢敵以視民之安也安王之怒安之也文

王一怒而天下之為既者其無與矣天下之民無復有受侵凌之患者矣小邦懷其德而相
與協心以愛民之安也文王之怒安之也。○釋漢蘇然之文王簡是君昆夫之文王而
營救既仍是郵小之意按此回顧前文亦發也

書與降下民使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也四方有罪韋惟我矣下民敢有讒厥

志入衡行於天武王恥之武王之勇也武王亦怒而安天下之良德也

泰誓記於前也上文云布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也德也然所引與今書對小異今以此

論之能之四方隨聖之於四方也其罪者我而誅之以救無罪者我而安之以救

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如此而言武王

亦大勇也不獨文王也書泰誓有曰天降下民不能自理立君以養之立師以教之使之

既安天之命作其君則我固不敢不順天理以助上帝安天下有罪者天心所欲誅也我

則安天而安之天下無罪者天心所欲安也我則安天而安之有罪者行乎天而助上帝

之我安天下之人何敢有不守其心志之常而過越作亂以害民者書言如此當時商討

一人而作亂於天下則至家如殷天下之民不安其安武王以爲已承天而安之其言未

盡而商之於已與兵討此武王之勇也夫天下之民無安安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

六也又與武王能去之入來者言以示其德也言而以安天下惟曰一句推上天立

蓋言其能之四方指天而作之君使在與入位能之師使是以天德能之五句皆大

筆說有罪無罪二句方是武王自任孟子因書詞只大概言以天下自任而于伐紂安民

中夫說尚是故以一人二句按是書詞紂一人衡行於天下正是越數志而說有罪之大

者所以恥之怒之限恥字說下一怒正指紂紂所以能安天下之民一亦字可味是不惟

文王焉然也古帝王皆如此王請大之且禮兩接矣正是前後關接之時解文王是仁者之

勇武王是智者之勇將文武分仁智未安一人之言異其俱泛說不指紂謂天下諸侯

中有一人橫行武即恥之與上將人一例

今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惟恐之不好勇也所若能如文武之為所爲只在一怒

入下之民望其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

懲小忿則則

小事大以交鄰國能者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大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六
 管仲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仲之正而識天聖人
 欲之也今使王平日能發此施仁以治國事大雖小以交鄰亦一文武之付矣而
 分矣自有暴虐其民者一怒而與兵誅之以爲暴虐民則王之勇正王之仁而純其義也
 王王之官而助平義理也王好勇則天下之民樂安王不好勇則天下之民未安安民惟恐
 王之不好勇也觀之王之大勇即王之天智王之天仁不違事之常理有殊而理與何殊
 上能大之人此則方說能大之是則王請六之意直至此方歸結今王之言重此
 亦字承文武來文武一怒安民其言其已然今王一怒安民是望其將然前事於後事之
 而必更上躍居方處得亦字出 龍卷民惟恐王之不好勇猶是哈與寡人有疾一句可
 照而極欲動之辭則王豈謂得長發須委言○字表二一奴勞民非謂諸國有自之或難國
 無祇可與足或元於既無依言好言不務彼之德便自是仁言而吾之國與是輕小
 或事上言○天之民樂安 穿○字表二一奴勞民非謂諸國有自之或難國
 或事上言○天之民樂安 穿○字表二一奴勞民非謂諸國有自之或難國
 或事上言○天之民樂安 穿○字表二一奴勞民非謂諸國有自之或難國

齊王見季於雪宮曰君亦有此樂乎對有人不得非其女
 齊王見季於雪宮曰君亦有此樂乎對有人不得非其女
 齊王見季於雪宮曰君亦有此樂乎對有人不得非其女

齊王見季於雪宮曰君亦有此樂乎對有人不得非其女
 齊王見季於雪宮曰君亦有此樂乎對有人不得非其女
 齊王見季於雪宮曰君亦有此樂乎對有人不得非其女

齊王見季於雪宮曰君亦有此樂乎對有人不得非其女
 齊王見季於雪宮曰君亦有此樂乎對有人不得非其女
 齊王見季於雪宮曰君亦有此樂乎對有人不得非其女

齊王見季於雪宮曰君亦有此樂乎對有人不得非其女
 齊王見季於雪宮曰君亦有此樂乎對有人不得非其女
 齊王見季於雪宮曰君亦有此樂乎對有人不得非其女

齊王見季於雪宮曰君亦有此樂乎對有人不得非其女
 齊王見季於雪宮曰君亦有此樂乎對有人不得非其女
 齊王見季於雪宮曰君亦有此樂乎對有人不得非其女

齊王見季於雪宮曰君亦有此樂乎對有人不得非其女
 齊王見季於雪宮曰君亦有此樂乎對有人不得非其女
 齊王見季於雪宮曰君亦有此樂乎對有人不得非其女

即其生下之倫而與發補不釋也轉兩朝儻二山當在海東盡頭卷之可以觀海惟至足又景公之脩而比之者也海蓋頭然後回轉循海之濱西行以南至瑯琊亦可觀海焉計其自齊都臨淄一千三百里抵于海復自海一千一百餘里至瑯琊凡二千四五百里以春秋之侯封而騁其雄心肆其靈囂如此自從前所未有

晏子對善簡也天子遊諸侯巡守也諸侯朝於天子百遊職也職是

所職也無事養命耕而種是秋斂而助不給諸君不遊君何以休吾不豫

君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狩行牧長遊也省視也斂收獲也給亦足也夏諸君之

俗語也豫樂也巡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百虎巡巡者循也狩牧也遊所職陳其所受

之職也遊氏曰巡所守者自上而下也皆無無事而公行者而春秋循行郊野民之所

不足而補助春行如謂禮旅師亦須其費上也秋白如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

皆有恩惠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敢無節游遊以病其民也此句機轉君子對曰遊無非事可謂禮而行也於

先王善成君之問也試以先王之觀百之天子十二年而遊諸侯其名曰巡守謂之巡守者

巡行諸侯所守而觀其土地圖察其民人治否也諸侯六年而朝天子其名曰朝謂之朝者

述職者也已所撫土地而待天子之禮也所以言長而聽天子之恩威也巡守之事

在諸侯慶述職之事在水上言言無自非事而空行而又有年以時巡行謂之春兩當天

君民東作而耕也則有之益耕有勤有惰此人之常情也而有其易此土之當省也者朝而

見其行不足者則察其廢以補之秋風蕭瑟吾民西成而歎也則自之益斂亦有勤惰此人

之當省也又有遲速此時之當省也省斂而見其有不給者則出國慮以助之若此者又豈

無事慢遊以病其民哉故夏諺有曰吾幸蒙上之休矣以吾王之遊也設使吾王不遊君何

以家其休吾幸蒙上之助矣以君王之豫也設使吾王不豫君何以家其助然則何必數陳

王政之全但一遊一豫而已為諸侯之法度矣王之休孰非諸侯之休之倡王之助孰非

諸侯之助之帥也此車先王以為法勸學巡守述職原非以為觀也通其義于觀是矣此先王之法也天子諺詞以勸觀之制大抵有三有天子周于方岳之觀大行人

日十有二年王巡狩國是也蓋于是二月從五月衡八月華十有一月極六服之內無不

周之車輶焉矣有諸侯鎮守京師之鞫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是也蓋于是東方春至南

方夏至西方秋至北方至方軌之內無不會之龍旗備具矣有天子諸侯各視其于郊野

之觀而田之詩曰曾孫來止又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是也蓋于是或乘輿路或乘戎路或

徒登車或徒自際四郊之內無不望日瞻雲而幸矣田之稅矣日巡狩曰述職重其各正

重其事也又申之自巡守述所職此非徒解釋名義正見得所事如此鄭重故天子不得

曰是良家

不道而諸侯不得朝當止軍馬所歷列邦山川風土王國京華文物非不足以遊觀而先王之觀乃無非事者以此對景公一問何美敬軍 下省其欲及是身起一意省耕款下洞春款二字是存歲如此不此巡狩巡城歲以十二年五年此制兼天子諸侯言天子省其敬而諸侯自國中 勸學 經年王之世明三餘一明九餘三豈猶有不足不給看省之則惟形其固省之則止憂其之不足不給看就省看省也之前人春省耕二句題云國史自晉大有主心獨憫難而于畫疆履井之餘更勸農守小民自祇會孫天子猶容發憤而于平賦薄征之外別有恩勤語極秀麗在翼軍不足不給或固小早兵役或因疾疢死衣劉備出明飲之省古之諸侯有行之者維昔公劉轉稼器刀則則在職論者謂其以如是之容服親如是之勞苦為厚民之至焉抑古衛侯聖陶既聖使于桑田使者述其車三十乘晚年乃三百乘為訓農之效焉 夏該只承省耕省飲說不必通省巡狩遊獵通言王者以該木農內所作也 厥為此我意當時大臣不必久登阿之諫而申庚申開樂親親和泉泉真可八八史之陳風君上不必親無色之圖而求寧求與應應里開農農山可當行人之誦志 遊象是一意自巡省而行謂之遊自暇濼而出謂之疎休助亦是一意自上所出助自下彼思日休 遊豫分看則遊是巡遊豫是遊樂合看則巡遊即所以為遊樂二句登言咏歌之體也曰不曰何以故作反語非直不遊不豫須善體其言甲言助者或當時也 諸侯唐五等之諸侯須知諸侯非心限定遊豫一遊一豫兩一字盡游蓋王各舉動無非典則雖一遊一豫亦足出諸侯泰德息而欲本甲 魯之末其數年一出日巡狩遊豫以無非重者特之敘一歲再出日省耕省飲以真誠結之是兩物又法。約且此兩股不平六了八具體原着

士也伴田野治前飲亦職亦惟曰成爭不辭齊桓桓有平日不肯耕省款則諸侯有職可遊天子在其國去所巡者何事乎初學錄巡狩遊豫遊獵之原王言是所以維封建之制省款以開樂和是以維井田之制

今也不然師行而獲執有為者勸賜賜莫先作慈友命其飲其流流灌

亡為謂也禮記注疏卷之六謂是時也師衆也三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是行師也公四年

謂諸侯之屬禮記注疏卷之六謂是時也師衆也三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是行師也公四年

謂諸侯之屬禮記注疏卷之六謂是時也師衆也三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是行師也公四年

謂諸侯之屬禮記注疏卷之六謂是時也師衆也三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是行師也公四年

謂諸侯之屬禮記注疏卷之六謂是時也師衆也三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是行師也公四年

謂諸侯之屬禮記注疏卷之六謂是時也師衆也三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是行師也公四年

謂諸侯之屬禮記注疏卷之六謂是時也師衆也三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是行師也公四年

謂諸侯之屬禮記注疏卷之六謂是時也師衆也三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是行師也公四年

謂諸侯之屬禮記注疏卷之六謂是時也師衆也三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是行師也公四年

謂諸侯之屬禮記注疏卷之六謂是時也師衆也三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是行師也公四年

不當是也。王問當之乎。老平曰：泰山下有明堂焉，所以振王綱而肅侯度者。于是乎為當殿之乎，抑以其為一方之重也。宣王欲以帝制自為，雖入言之欲毀而以已乎。序在鎮存利服之條，且止而勿毀乎。後漢書明述勿毀一崇，伊王欲不毀，思偕其制。孟子勸他勿毀在也。
附考：明堂之制考，王以第五室，月分以為四室，十二室，六學，麻以九室，比其各別。
附考：明堂之制考，王以第五室，月分以為四室，十二室，六學，麻以九室，其說紛紜，無定論。惟王叔廉云：明堂有壇，有宮，有廟，所謂禘於天，子孫宮，四門，周禮所謂合諸侯，為壇三成者也。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蓋即其壇而配之。輔成王，魯辰以朝諸侯，蓋即其宮而朝之。其說較順。

季對曰：明堂者，王者堂也。秋，行，故謂之殿矣。
夫明堂王者所居，以出命令之所也。
馬氏曰：王若謂明堂之所也。
治政謂：明堂曰明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去矣。何也。故也。
宣：王之可毀，不可毀，但教以行王政，口王亦知明堂，所以由乎大明堂者，凡其人莫與居。乃王者所居，以出命令之堂也。凡德可當王，則可居之。王若行王政，則明堂所居，而次其不當也。王若三子，王之也。王亦一王者也。明堂之矣。
皇：古禮記非張大語，亦不備。若天子為王，凡九廟，候能行王政，亦是行下引交王，便明陳大主，天下重器，羣生大統，一人不可以自廢，而廢明

堂以陳之，是所以尊也。為之推本反始，一語而春正正月之義已明。有德則尊，尊則一，人不可以獨擅。而命明堂以誌之，是所以誠也。為之類名，想表一，而惟命不常，之百世也。行王政于字重者，計謂明堂以出命令，就選對也。言其行王政，就下以言不常，則明堂而始行之也。
季：對王者之尊，何不軍制。其與政令最是，但此處雖有虛，皆言是說，恐誤下上政一。或疑孔子真廟，孔子知勸答，備王何也。伊川曰：雖一樹，有可執中之一，則我皆之，不然，須別神聖，何心。視天命之改頭，未改爾。

昔王將得國，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九一，仕者世祿，農者世蠲，無樂罪人，不殺而舞，鳥獸無失，其樂自備，而無失其樂。此以莫大之實，而無莫大之勝。致也。先哲者，言其莫大之樂，莫大之樂，莫大之樂，莫大之樂。
行：工可尺。
莫：大之樂，莫大之樂，莫大之樂，莫大之樂。

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東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公家各受私田百畝，而貢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
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東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公家各受私田百畝，而貢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

當是助法，以文王時商制未改也。註雖就周條，言勿泥。世祿者，先王之世，若之子孫，皆教之而成才，則世之如
改也：註雖就周條，言勿泥。世祿者，先王之世，若之子孫，皆教之而成才，則世之如

王國豈尊卑如善而德不至暴有獲其好貨對貴則好貨詩

乃積乃倉其積糧主室農積用光自矢斯張于威揚奏啟行啟者積倉者

有稟糧德後可以矣啟行如好貨詩曰歸於主何有象音侯案音注手自以為

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會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此積露

積也是穀堆也以其禾種而積之於場不在候乾糧也詩傳與此不同曰飯食糧也又分

無底曰稟有底曰稟所以盛能糧也稟者音袋也稟無底而頭皆可入糧也戰案集

也言出集其民以光大其國家也威谷也揚穀也戰揚乃齊穀之別名穀大矣於也啟

行直往遠於幽也何言其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當足如此是公劉好貨亦能推已之心

以及民也主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天下也何難之有王國而變曰言或子言其為治

則亦已耳王如善之何為而不行王且教人非不欲行但有其難也

好之得其道亦無妨於王政昔者文王之先有公劉首也言其好貨之

弗遠也猶有沂漢厥民乃以垂有朕積厥民乃以承有積也言其好貨之

農義也聖師計思以知其其人民用以光其國家於言其好貨之

日下以備已也則人成小而制近場矣而制遠無不備其愛也言其好貨之

節室家也禮節原野尋繹風聲歲次由是而觀公劉之德也言其好貨之

哉其積不富正而致行適所以使時轉轉難也故公劉必使官其好貨之

體之要示則於啟行而自餘於啟行然後可以聚方啟行也非公劉好貨之

哉王知好貨則百姓同之亦使聚聚而歸也言其好貨之

而民心歸於其公劉言其好貨之

王也何難之有哉言其好貨之

看出聖意思求引道慈音又固好貨同民之意也言其好貨之

先聖請冰原而後諸諸事則積先而後也言其好貨之

小於可共來變大成須聚擊言其好貨之

王國豈有獲其好貨對貴則好貨詩

王岐下表及美事求富貴時出無怨女無饋夫王如好貨詩

王如好貨詩

王又言此有女色則志氣感是女色而不能行王政也是女色太王公劉九

世孫詩雅維維周公成王述太王始遷岐而古公太王本號後世尊為太王也疏

謂之古公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實太王名也求朝志馬遷狄人之難

也率循也周禮夷狄不言何水詩鄭箋以為漢沮之水側程秀之雜錄曰在岐

山之南循水西上可以建城據此則岐下岐山之下也來朝其來

賦踰梁山而後率水游非漢也岐下岐山之下也以朝也

字居也黃帝曠空也無德曠者是太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

其心而給其壯心不此就事論事專從為人臣妾論事每如此豈不能推其君子思謂

此豈自當尊至此大章言司馬遷詩國游勢之乘賦天智勇好仁之心皆天理之所

在而人情所不能推者矣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謂其性也

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君之罪不能以髮而其非得失之一何去

矣夫太王因時見聞而剖析於幾微之際旨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

其事則易而宜聽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虛學問世告而部所以竟已也

又曰寡人頗有一病喜好女色恐不能行王政也對曰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

傳說聖賢而遊驪乃求劉季馬於梁山之南循水而西至於岐山之下周原也

斯安矣及女曰岳之後宗室之婦聿來焉居焉立皇應有子於皇應之中位立宗室有子

治外女女以內已哉當其播遷之時從仁之民內無怨女而不風此離外無禍夫而不歌

獨曰皇太王好色能推其心以及民故遷徙而離人之怨為力爾其離岐而遷南王業也王如

好色與百姓同之使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則聖賢聖賢至誠求道也孟子說來誠是德信

所惡勿施民心得矣其於王何難之有哉援他行不相些子空勝大至好色亦無是

事自在妾及妾女四字取意新矣所謂因其近似而發擯之以足已意也因妾及妾女不可

言好色故先言愛婦死於前因愛及妾女不可言好色同民故復補無怨曠於後當是時

也西夏有流離播遷之時無怨曠如此則平日保聚民之善家有何如循道公

劉好貨同民在爾有字大至好色同民在爾無字靈鏡自同官而出望之遂然而深者深

水也深亦有深矣之謂焉自子午嶺而出望之竊然而曲者沮水也沮水則有沮水之謂焉

孟子曰齊宣王而情其不能受言也先設二例以引起四境之不洽而齊王之應聲

如可者則此不覺語塞又若不欲問孟子之有是言也故曰不足與行也

用之導以待奉

此句語齊王而情其不能受言也先設二例以引起四境之不洽而齊王之應聲

如可者則此不覺語塞又若不欲問孟子之有是言也故曰不足與行也

用之導以待奉

此句語齊王而情其不能受言也先設二例以引起四境之不洽而齊王之應聲

如可者則此不覺語塞又若不欲問孟子之有是言也故曰不足與行也

○孟子謂晉百王之臣有託其妻於其友而之楚者比其反也則演毀其妻則如

之何王曰妻之託寄也此及也義絕也誰言者必其間以入而能言者或無間之可逃日

曰王師不能進則如之何王曰曰王師誠實也其屬有鄉士遂王之官士師皆實之

曰王師不能進則如之何王曰曰王師誠實也其屬有鄉士遂王之官士師皆實之

曰王師不能進則如之何王曰曰王師誠實也其屬有鄉士遂王之官士師皆實之

曰王師不能進則如之何王曰曰王師誠實也其屬有鄉士遂王之官士師皆實之

曰王師不能進則如之何王曰曰王師誠實也其屬有鄉士遂王之官士師皆實之

曰王師不能進則如之何王曰曰王師誠實也其屬有鄉士遂王之官士師皆實之

曰王師不能進則如之何王曰曰王師誠實也其屬有鄉士遂王之官士師皆實之

曰王師不能進則如之何王曰曰王師誠實也其屬有鄉士遂王之官士師皆實之

曰王師不能進則如之何王曰曰王師誠實也其屬有鄉士遂王之官士師皆實之

曰王師不能進則如之何王曰曰王師誠實也其屬有鄉士遂王之官士師皆實之

曰王師不能進則如之何王曰曰王師誠實也其屬有鄉士遂王之官士師皆實之

曰王師不能進則如之何王曰曰王師誠實也其屬有鄉士遂王之官士師皆實之

曰王師不能進則如之何王曰曰王師誠實也其屬有鄉士遂王之官士師皆實之

曰王師不能進則如之何王曰曰王師誠實也其屬有鄉士遂王之官士師皆實之

曰王師不能進則如之何王曰曰王師誠實也其屬有鄉士遂王之官士師皆實之

曰王師不能進則如之何王曰曰王師誠實也其屬有鄉士遂王之官士師皆實之

世臣如元聖後命于兩朝舉公彌

世臣如元聖後命于兩朝舉公彌

世臣如元聖後命于兩朝舉公彌

世臣如元聖後命于兩朝舉公彌

世臣如元聖後命于兩朝舉公彌

世臣如元聖後命于兩朝舉公彌

世臣如元聖後命于兩朝舉公彌

世臣如元聖後命于兩朝舉公彌

世臣如元聖後命于兩朝舉公彌

世臣如元聖後命于兩朝舉公彌

世臣如元聖後命于兩朝舉公彌

世臣如元聖後命于兩朝舉公彌

世臣如元聖後命于兩朝舉公彌

世臣如元聖後命于兩朝舉公彌

世臣如元聖後命于兩朝舉公彌

世臣如元聖後命于兩朝舉公彌

世臣如元聖後命于兩朝舉公彌

世臣如元聖後命于兩朝舉公彌

世臣如元聖後命于兩朝舉公彌

世臣如元聖後命于兩朝舉公彌

世臣如元聖後命于兩朝舉公彌

世臣如元聖後命于兩朝舉公彌

世臣如元聖後命于兩朝舉公彌

世臣如元聖後命于兩朝舉公彌

世臣如元聖後命于兩朝舉公彌

凡以云情也所以察者何哉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吾今進賢則賢本卑出進之則將使卑
 踰乎尊賢本疏也進之則將使疏踰乎親在日前曰非禮之尚矣况進非其賢則後又必與
 卑者而易之顯疎者而卑也此承上言欲語其所以企常先識其所以進慎從是識之道
 之謂固無常可不慎與也如不得已只形容一個慎字須先看不得已三言有若落
 然後有如堂方分曉意凡事非吾所欲爲而出于不得已則爲此事定信謀進後不守也何
 前今進賢本非不得已之事而進之又得進之又得恰似踏線綫不意向前一般神情
 只在如字 將使三字身精神後日以吾言正如不得已上說即言以痛此言疎以情道
 言重則敬卑則疏也此進退而後來居上故口喻 爾若進則言則言器進於睡人
 國體傷於制置則廷失知人之明老成若危也所以當慎也 按論身語語不皆依
 崇引以後曰言獨修德兼當下敢以醫軍用之前也疏也今之進之則將使卑者踰乎
 戚亦非禮之常稱謂上意作極盡動可。至已出孟子却以慎字後能識字蓋識不易言而
 誠則人可肯盡

三言曰賢不可也諸大夫皆曰寡人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賢已然而明之左右皆
 曰不可也諸大夫皆曰寡人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賢已然而明之左右皆
 曰不可也諸大夫皆曰寡人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賢已然而明之左右皆
 曰不可也諸大夫皆曰寡人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賢已然而明之左右皆

人則其論矣然猶必察焉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故必
 自察而而視見其賢者然後從而用之則察者知之深能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

幸進矣所謂進賢知不得已者如此。其國之曰國言進賢而止說進一可矣何以又說退蓋
 不得已也何如有人於此左右皆曰賢而進以相維也諸大夫皆曰賢則當以相齊
 已也也言亦可也至通國皆曰賢則左右諸大夫之言非虛譽矣然後從而用之固言以
 觀其行而求其心也然而見其賢於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言之中且別有以見
 其賢於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言之外爰從而用之是求其賢不濫用者見賢焉然後用之
 也下用則去矣然不濫用不以人言其賢而濫用不以人言其賢而濫用不以人言其賢而濫用
 用者未必賢固不慎賢者未必用亦不慎也故左右諸大夫或曰不可皆勿聽聽至國人與
 左右諸大夫之言相參矣然後從而察之或考其行事或察其心術必確見其不可用焉然
 後從而用之此則不敢以偏聽而生好不然也此正發明如不得已之意而中未可字分聽
 以無識而拘物所謂與也所謂如不得已也也然然後字象字只字皆是就一謹慎意 兩
 段雖分別舍不可半對總是進賢之初一時事蓋進人之不輕正恐賢者誤退不得負賢敢
 必公爲承的方見慎重 兩未可不是定與他友只不濫信耳未字期勉君子左右大
 夫之言非必盡不可信但必至國人皆曰賢始見左右大夫之言果非私意然後用吾言耳



按國入句須跟左右大夫求然後字方有若落又須知國人皆曰之賢即上左右大夫所稱的是二人不是二人下不可亦然註中然猶必全之者二輔宜補在然後察之下否則又似添出未可也了一兩求可時其惟不用併求之家意與者用之義也而用由於見由於察察事察上正職上議字應續言察則未可不可則曰勿聽下字死濫不同此亦善長意 忘之意一見不可然後去非已在位而聽之蓋不進即退也又非進賢者又有退不賢一舉說近言賢無非所以進賢也故註稱結之以進賢知不得已滙弁此語兼及諫其不才而命亦所以對至之問然大指自中在進一過○此本支語意俱歸重臣入上左右大夫之言至國人而始定若察亦因國人而後施蓋進賢原以為民而左右大夫之為民究不如民之自為也此正國民好惡處未節為民受用即此可見

左官自殺後聽諸大夫自殺後聽國人皆曰殺後察之見可殺後察之政

自國入殺之也此是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自天而討及天討是也 不過進賢當道也則用刑亦知之有人於此左右大夫後察之政其罪狀或皆其情多難見其不心放然後殺之是決於在君而不在人故曰國人殺之也聞於天討有罪之不可 進退人才是謂天命刑殺亦云天討蓋天之視不恒而天命之不可不慎也助友 聽在民故必參公論以求至善自國人殺之可

御刑一人若一人亦足獨用之也此語原重正國人上○下或於新於殺不恒則或力賢為人然而後中者有之其去宜殺而不去殺則或為賢人之情而亦不恒其用者有之故此二條正眼道在推賢之故而御刑

如此則後以為長也 御刑一人若一人亦足獨用之也此語原重正國人上○下或於新於殺不恒則或力賢為人然而後中者有之其去宜殺而不去殺則或為賢人之情而亦不恒其用者有之故此二條正眼道在推賢之故而御刑

自德人君固必及私意而為之則有罪人君亦不謂以私意而用刑此之邊回似疑謂則似思謂誰似注求則則則真心為民者不殺也必如此然後可以為民之父母不如此則不可為民之父母也 德如不問其子為德世民則則進賢為主○為民父母不足說矣驗有乘以下不容其也 德如不問其子為德世民則則進賢為主○為民父母不足說矣驗有乘

差難之也豈獨信公則改國君字倍親切 匪徒能為民父母方可以同結民心培植國脈正則尊首故國神靈 樂成是知此為國是合國人為尊如此為國是合國人為尊且公親臣即異日世世國人共以為國可親可也父母之世與天無極故國之謂謂以此矣

湯武革命 此是為君者當盡仁義之道只重以殺戮為事則不重曰湯武無殺君之心○則當責放後者 是正殺時者

齊晉而湯武革命伐桀紂有諸乎對於傳信之德反 盛也書自成湯後紂於

兩軍 此問便有臣視其君一意在不然廢棄伐紂不待問而知由言意解之固意於位自有 若疑則此意於位者是斷詞

皇朝通志 卷之三 象惠王下 二十三

曰臣弑君者湯武誅之

古來臣弑君者必加以大惡之名而湯武反以為

有此問

曰賊者謂之賊賊者謂之賊賊人謂之天謂謀夫殺君謂之賊

言象叛離離復以為君也言獨矣歸盡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

所以深察湯武之義也

仁是大根根源源則大根木無源則義疏遂可言

之罪也

以一事不仁而後其後世也

王註二曰此是臣弑君也此章本自以廢師謂天禁君耳

臣弑君者湯武誅之

○季夏魯君為巨室則使師來大水師來則去為能勝其臣也

而少之則怨以為不勝其臣夫幼而學之而後行之曰始其學而後行

何如勝之聲大音伏也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也

大而去欲小之也

任而有棟隆之吉也

其大仁賢則下欲其大正以為何如

不勝指大人說不惜工師

小人字看前一效字見禮之有義意

中台意也必欲行其所學不肯自小

此對上大人之太子也至此以欲行切之所學不肯

此亦必有天授之何如

以代魯宣事與史記諸書同已見說 夫記以此

誤也詳卷首 言王問曰燕之勝也或謂燕國非仁而剛下以貪勤寡人勿取或曰不然

孟子考 燕之齊伐魯來之燕勢均力敵宜乎戰而後定而遂收戰勝之功或謂齊

猛將如雲謀臣如兩人力之所為也亦知人力耶言勇亦不至於五旬之易此非人之所能

為也夫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取之燕土地人民皆求仲勿取一得清道理取一邊

欲順天而取之夫子以為何如 齊謂利官動機緣勿取取之只分彼為勿取非不取也彼

取正以善其取之計如此有餘妙安取而勿取雖異而只是論人力所以善敵之故與縱

敵之患在或與未之知也法下天子則此兩句非宜或置下文惟心獨斷斷然然 托為

或入二說只以勿取引起取之來故下即將勿取駁去而歸到取之上 上曰為何五日

十日也應之謂收其成功見其速也 人力兼照等言 由五日看出天意決出直

取何如一問宜王胸中已有成算藉實孟子以在其說并因勿取之言而以取之為疑也

存疑宜王借天以遂其私其意雖固自以為善之勝且不可謂人力又安可五天意

擊對取之而獲節取之度人有其武焉取之而莫不悅勿取意

人有其義焉取之而絕之世也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

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固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紂也自命絕則為獨夫然

命絕者何以知之人情也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去得而止之也 孟子對曰

知民心之從違為見王欲取燕小惟決諸民心而已誠度之未取之也 紂之亡也無不至彼

之暴已無不獲取之而獲民必悅則是天之所與不可與也如此則雖長心而取之古之人

有行之者武王是也誠度之於未取之先我即仁而取未取而暴而取之而獲民

未必悅則是天命未取未可與也如此則雖長心而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然則

燕之可取與否且當觀此則齊王假托民意而以長心為之見天意難憑不知民心足據

民心之向背何如耳 先說武後說文在孟子意則重勿取一處勿對 悅不悅

是預先度定之君非待既取後後得也 至堯聖兩行之之字只指取勿取不指悅不悅

孟子恐王以勝之而不能有之為病故引個文王說古人亦行勿取者使之可居耳何曾說

文王與取而民不悅來 何義問六七王德澤入人若燄若非人人棄絕則亦事過追思難

免其不悅也如此說不悅較有斟酌

以燕國萬里國其靈以迎王師若他燕深火也如水深火益熱然通

而矣 趙氏腹方口圓曰靈以竹為之長二尺廣一

尺深六寸足高二寸上有蓋。漿酒之類 運轉也 是反

梁惠下 二七

進。言齊若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天而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此豈有他意哉特以戰政暴虐如在水火焚燒之中故避之而望救於齊也假如非虐而齊左應是水之深者深火之熱者熱齊民不能受齊之火水者獨能受齊之火火乎齊民受齊之火水而軍其盡滅齊者受齊之火水獨不盡食並繫於他人乎古言始而望救於齊者至此亦將轉而望救於他人乎齊豈深如齊熱從上水必于救於他人矣亦運而已矣。火二字是影射非實喻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從上水必于救於他人矣亦運而已矣。

取晉全。此謂晉止兵之策而晉其不行仁政也宜王謀賊兵而欲得燕孟子甚慮兵只是

齊伐燕之齊救燕言曰謀多謀後莫者何以待之孟對曰聞七十

里為於天下皆言齊而孟子曰里畏也。千里畏指齊也。齊取之於是諸侯相約而救齊也。

云乎王於此處亦畏也孟子曰我將以七十里為取之是不用孟子之言也。於天下臣聞之矣若以千里而畏八百里臣聞之則取之是不用孟子之言也。

書之征魯也天下信東而征西矣南而征北也西而征東也。

見之書也。此謂書也。兩引書者借書他之語文也與公書亦小異。

下信之信其害於民不為暴也。後我言猶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言不則兩虹見則變動也。

言不則兩虹見則變動也。言不則兩虹見則變動也。

也他國之民以湯為我后而得其業倍已得焉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

下也湯為政於天下觀於書可見矣仲他之語曰湯初自葛始而一時天下皆信其志

在效民商情之何如湯則東而征則西夷之人無二而南而征則北狄之人無之也

之旨曰國之暴虐無道深之分民之惟靡無經言其湯美為商我於後故中書言湯之可

見湯亦未至而民望之迫也及湯既至則商民安於市而交易者不止湯亦安於野

而商民亦安於湯之求其君也以其民也以上言湯有若果日如燬甲其由湯

時而降天下皆有時而斷而式不夫者哉仲他之語曰得君君若來吾民其後生矣此湯

之所以七十里而也此節蓋實以上先引書而後自湯見湯臨未至而民望之迫也此

大光明無一毫國利之心亦由其平日至公無我之心自有那得人處東面三句正賦其

信處湯使二字舉而極其之遠以見近者民望其德而遠者望其德也此言其望後之功

若若者望雲者仰其水也若若望雲者又死其不來也願其嗣及且其不願其言其望後之功

小若若者望雲者仰其水也若若望雲者又死其不來也願其嗣及且其不願其言其望後之功

誅其有陰謀也由其民言願也誅其君乃所以弔其民不平水引書止此民悅也湯

小若若者望雲者仰其水也若若望雲者又死其不來也願其嗣及且其不願其言其望後之功

以齊王之不飲也必以已至未至平看

以齊王之不飲也必以已至未至平看

以齊王之不飲也必以已至未至平看

以齊王之不飲也必以已至未至平看

今世傳其走而從之民為探巨於水空此言其德之遠也

聖王之德也此言其德之遠也

動天下之民也此言其德之遠也

齊之成燕若能知湯之德則其心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公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

虐則無以慰燕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千里而畏人也而所以畏人者

虐其民主往正其罪百姓將以為出之水火之中而遂於無所之上也

虐其民主往正其罪百姓將以為出之水火之中而遂於無所之上也

虐其民主往正其罪百姓將以為出之水火之中而遂於無所之上也

虐其民主往正其罪百姓將以為出之水火之中而遂於無所之上也

虐其民主往正其罪百姓將以為出之水火之中而遂於無所之上也

虐其民主往正其罪百姓將以為出之水火之中而遂於無所之上也

虐其民主往正其罪百姓將以為出之水火之中而遂於無所之上也

虐其民主往正其罪百姓將以為出之水火之中而遂於無所之上也

虐其民主往正其罪百姓將以為出之水火之中而遂於無所之上也

虐其民主往正其罪百姓將以為出之水火之中而遂於無所之上也

其意無異於以下便與禍市一段大異氣通上下哉 征與善字虛齋以為說詞
卒敗以為是事都不是乃以爲字在轉語耳若以爲是事則又見說之如何又若以爲
說詞則子弟未保重未遷安何得爲得也蓋子弟未至而事已敗而口說說說
三傳子耳故言及之 如二句其可也云云這等所爲如何其可 天下果皆又賜一筆以
起下句此與之不是好字表乃向辭之心也指征字對下今字看則字可說又是又與湯天
下信之不剛不 行仁政自得許多殺父兄弟事其意甚善所謂仁政不止如下節所云下
比爲止兵一策 不曰天下之兵動而曰亂天下之兵言兵在天下而動之若王也惟在動
守止處下止字對動之由我則止之亦惟我然業已動而欲止之則難爲矣及其未動則
止之何可不止

王通忠貞旋旋其首旋旋其腹旋旋其背旋旋其足旋旋其手足旋旋其心旋旋其骨旋旋其髓旋旋其精旋旋其神旋旋其魂旋旋其魄旋旋其氣旋旋其血旋旋其肉旋旋其皮旋旋其髮旋旋其膚旋旋其骨旋旋其髓旋旋其精旋旋其神旋旋其魂旋旋其魄旋旋其氣旋旋其血旋旋其肉旋旋其皮旋旋其髮旋旋其膚旋旋其骨旋旋其髓旋旋其精旋旋其神旋旋其魂旋旋其魄旋旋其氣旋旋其血旋旋其肉旋旋其皮旋旋其髮旋旋其膚

可九十日筆 小兒也謂所廢條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然而止之也 范氏曰
志強 志強志強則必稱義徵征代則必稱湯武治民不以堯舜則其爲暴行師不法
湯武則其爲亂也所謂謂者 知兵之所由動則知兵之所由止矣爲今之謂王康山台反
不能而舍學以拘之哉 固其作樂之能保止其未遷之重器集威國之民民也謂謂猶
謀其謀而置之則濟不爲暴條侯不得以代暴多名條侯有爲謂侯不 王康山台以
得以此而及之其六之天然而止之也符之之策如此而已矣 之謂節以

置然而其句爲主見無利誘之心也 連字最重見得前說則無及下下則字正說連字虛
正字又見上句而應 只出合而事即隨之若徒以空言而動而不果行則依應必知之
其得他 謂謂條之死而止之也而子謂是有彼死扶傷而散則之復還而合噴大言
者其道理之所精以不問也其理有國無君者其理有合有離也而謂一其理而據其
條侯者亦小人之所恃也其理有國無君者其理有合有離也而謂一其理而據其
條侯者亦小人之所恃也其理有國無君者其理有合有離也而謂一其理而據其
條侯者亦小人之所恃也其理有國無君者其理有合有離也而謂一其理而據其

○鄭與商公問曰吾君死若王三人而與之在謀之則吾勝亦不勝其
其長之死而救之何則也 以胡弄反勝字 則謂也 蓋但其國之難開然而已

魯公亦君也不可勝言人眾不可盡誅也長王謂有司也民絕其生故煇視其死而不救
也 民絕其生是所以煇視之 鄭與商問爲何勝公問曰今茲之敗吾有司赴殿死
也 故其意則在下節勿經煇言三十二人夫兵車一非用士止三人其有司死者之多已
虛兵車之二十一乘在民乃曾無一人爲赴殿有司而死者今將殺之則人眾不勝其試不

二十一 梁丘下

詐則察視其長士之死而不救者不知手足之不能動也。此則謂其長士之死不救者不知手足之不能動也。此則謂其長士之死不救者不知手足之不能動也。此則謂其長士之死不救者不知手足之不能動也。

子曰：「自衛也，不可棄也。自強也，不可懈也。自取也，不可怨也。」

子曰：「自衛也，不可棄也。自強也，不可懈也。自取也，不可怨也。」

就食而難於四方統而計之不知幾千矣豈但知有司之三十三人哉。此則謂其長士之死不救者不知手足之不能動也。此則謂其長士之死不救者不知手足之不能動也。

子曰：「自衛也，不可棄也。自強也，不可懈也。自取也，不可怨也。」

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

范氏曰昔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其意深矣所以為民計者則欲之凶正則欲之凶其則其疾

若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國雖然亦不能徒尤有司也有司奉命于君君誠行仁政平時不厚斂以取民信不諛戾民臨時則與發以救民民亦何心而不視其上其長也故蓋以知出首既以知反以信出也豈不以

其承上言有司所以知此者皆君不行仁政之故故曰君既德人君亦反已而可矣

實說兼居常而能搖蕩趨避而發聖散則言此句下須補出自有代若施仁言者接得下二句民黨有司意出

觀之死之俱在危難時說親以心言死以言平時若不親也但此對疾視長上句意各有指耳

斯字矣字見民之出死力極身得意此章前後長上俱指有司惟慢上字兼君說計自明存疑以親字就平時言死就危難言元有理可從

滕文章會 此見其弱在日強而依人非計也滕文之策惟依勢之在人孟子之策全憑理之在己軍有與民守死守死不去有仁政存內

滕文問滕小國也聞於楚事 滕國名第十四子叔孫後也今山東滕縣滕文公問曰我周之宗周天子止僻處五十里小國也而亦在楚其楚在其

縣而南瀕於二大之間今欲擇一強而與君事之因事以得免所事者之危也亦不難不出者之危不知事者之危事地也平論其賢齊大公為武王之師楚魯亂為文王之師不

能決其復也而周則商而後表公每在王國後而後商也其定其後只由天子之命

於此是時是地東野彭城而自濟都以南至海則楚國也

以故哉

指齊

指齊

指齊

指齊

指齊

指齊

指齊

指齊

指齊

指齊

指齊

指齊

指齊

欲池中有政教在，手當衰故君先致死以守民亦為之守死而不去，非平素有同結之仁，聯
德民心到臨難而安能激發得他，剛是可為正教，惟此處有九王，王做謂問我所當為之
事，為君之所當為，除此別無他計，與是謀句正相照應。季勿忽，宜可為以理論，非謂事之必
濟也。思謂理之可為而事之克濟，未必不在此。蓋守義喪民，原是絕大幹，當家莫認作效
死，當受死，只言其堅決之意。張俊嘗言日事楚則齊師，至楚則楚師，至秦事之則齊
楚怒以不勇又交王，此外尚有何策，但齊楚于滕非有不共戴天之典，况取能盟並築城以
固其國，為是動以足其民，請武不信以毀其氣，齊楚越下里而來，兵頓于城之下，勝之
不武，不勝為笑，亦不來矣。然其詞公，惟其王命往來于兩人，以庶民雖不能久存，亦可
以暫安，故曰能戰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和，滕士齊楚盟和局也。滕後亡，滕君宋卒非齊楚
也。

滕公問齊將薛武始之何則

薛武始之何則薛國名仲他德之後齊取其地而滅之

滕公問齊將薛武始之何則薛國名仲他德之後齊取其地而滅之

滕公問齊將薛武始之何則薛國名仲他德之後齊取其地而滅之

滕公問齊將薛武始之何則薛國名仲他德之後齊取其地而滅之

滕公問齊將薛武始之何則薛國名仲他德之後齊取其地而滅之

滕公問齊將薛武始之何則薛國名仲他德之後齊取其地而滅之

滕公問齊將薛武始之何則薛國名仲他德之後齊取其地而滅之

滕公問齊將薛武始之何則薛國名仲他德之後齊取其地而滅之

滕公問齊將薛武始之何則薛國名仲他德之後齊取其地而滅之

滕公問齊將薛武始之何則薛國名仲他德之後齊取其地而滅之

滕公問齊將薛武始之何則薛國名仲他德之後齊取其地而滅之

滕公問齊將薛武始之何則薛國名仲他德之後齊取其地而滅之

滕公問齊將薛武始之何則薛國名仲他德之後齊取其地而滅之

滕公問齊將薛武始之何則薛國名仲他德之後齊取其地而滅之

滕公問齊將薛武始之何則薛國名仲他德之後齊取其地而滅之

滕公問齊將薛武始之何則薛國名仲他德之後齊取其地而滅之

滕公問齊將薛武始之何則薛國名仲他德之後齊取其地而滅之

滕公問齊將薛武始之何則薛國名仲他德之後齊取其地而滅之

善曰矣善曰矣

善曰矣

也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具後世遂有天下乃天

理也然君子之其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志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

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乃既無如之何則復強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於天耳此章

言人君萬力於其所為不可倖倖於其所難也胡氏語曰集註兩章皆言不可倖倖前

倖字在人此章是勉進勉進善也天大王聖而與王之業身在此亦亦大焉為善之所彰

其有其善而不可倖倖在天也日使凡為君者果能以善其身自外以善其民則吾知

作善降福積善餘慶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雖然君子之善之業於今日而善之統緒後世

豈以不善不可繼而善則可繼雖繼不繼在後人而為其可繼則在我也若夫與也而成一

統之功則在於天君子之何容心於其間哉今齊勝勢不相敵君如彼何哉亦在勉勵勉勵善不

拘於公粟不圖於善後復胡氏語曰胡氏語曰胡氏語曰

性之善以善其身而已矣胡氏語曰胡氏語曰

得去下又作一轉云理固如是然君子但求為可繼而不敢取慶成功于天以上就大

矣言末二句乃註定此文為善有切大王言者然在孟子口中只反指齊國為善也創舉

則創此處善之不以以此善聖之然後即為說四字中看總是一而使之可繼也

乃在子了一是証正一善廣大焉子了一是為此善成功則天也此自在天君子止統

其心為善而已君若被向即人于不肖已之意強欲在我動多利則當引也一心去為

精為正其身故下一聖字不但指其不用力也而已矣正其身矣正其身引也一心去為

善然為善而成功固可為國王之大王即言首而功不成亦不失為可繼之君子也訂定

善之身雖未明言自強不得其用說

此章守以善其身守其善也

此章守以善其身守其善也

此章守以善其身守其善也

此章守以善其身守其善也

此章守以善其身守其善也

此章守以善其身守其善也

此章守以善其身守其善也

此章守以善其身守其善也

章後曰非教他徒見守也所說統上意蓋國之事有許多委曲意此節述效死之義

禮樂新章能如大主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蓋國以國有權也守正而後外

者義也朱子集註義字當改在經字後義使直捷或可如此

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亦吉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言效死則以大王之事言之非

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義也故又請擇於斯

二皆又曰孟子所謂自世於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

秦之為大凡事求可功求成而必外禮則斯二者一出於權一本於義也

之求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進也而處之可也舍正其何倖哉

隨處一已可矣正為日十有一論人可行人不可行故須用擇

猶之君試自擇有地或置之於無道而市之民誰與共守其地則守之苟有效死之士則不

止須擇地而守也

五節之外未入厥國九章之臣半為之張若如大下何患無可守之地只此處也

得過平日深仁厚澤則結于民能于甲械從不極荒極饑之地能開天闢地早已自立者

皆得過則竟還其上策不然則又不若效死勿去猶得若死亦獲之正也

擇斯二者仍應與章章則定可為相隨而問隨答善則貴操節後作章章

此論雖言出處在天而不在人也至國無天則句不是以天而論也

學字下

亦謂之大而小人無能為也止敬制而邪之惡貴端而後之如

有天子賦以制之備之才則又若為順天之人此之謂也

向以激之則明反其行逆天之事則未有順天而不可為也

何言哉

成就孟子也孟子不遇魯侯天也魯侯之不得見孟子亦天也

不為一時

○舉公將使人城名請他君出必會所之義與易有梁如所

後請則其義與易曰若君為難身以至於死以尊禮讓賢而

其居則其父也

必云有司以所往公君乘德仁駕馬矣是故兵而後出

命公曰將往見孟子城為難阻之曰吾君子乘之尊孟子

曰

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矣而此人所不能亦非此人所不能也使之居之則在人所以行所以止一在天俱

是使然則我之不遇豈臧會之所能哉豈之不遇以下方此章言聖人之由處而得運說

力之曰蔡正子見孟子曰克所以夫子之賢古君元德其是之故已命焉亦足以證人於言之可及也曰進而平與謙節之故明曲曲之告公觀如此則孟子曰凡人道之行或也使之直

之止或有人尼之然所以行止是王平大吾之不遇豈臧會未欲平治天下也哉臧氏之

字亦人耳焉能使乎不遇哉曰臧會曰謂權可尼人而樂正子又謂否之說重其說外故孟子

哉亦安於天命而已矣曰臧山天字非特以大白其正不子小人以隨也曰行以道言

止尼以人言使乎含種意尼字含與逐逐而既字有負之為而為也曰自大有道言

見字較深有契合意所謂道行也此天字以氣數言焉能曰彰顯好州之意然言表

○竊覽章意從歸事未數句豈疑以已為而未出天運其行也變入康間而來天運其人

一聞詰而亦向唯謹天運其權也種再按而信託會堅不礙其說也則令平公早已命備也

倉不及進湯能保其相見之時相得能保其既見之後相期有成乎如是而於倉平向尤

顯錢臧氏之云開原之先有臧氏能以直諫歸於國故大夫曰臧孫氏其有後於臧氏彼

倉首其也當與同行事之不類也則豈多季以孫氏稱善皆以其智名於人然君子一敬賢

者其無後乎彼倉者其流亞朝何先後之若一輪也錄此可惜結處生發又據正尼其好

或謂此子孫也

皇古經金 卷之三

